



47

#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 PP.6767/1/2001

● 2000年9月

● RM6.00

长屋的

## 守护神

为什么日日站在这里  
面对骨董店前红绿灯诡变的十字路口  
那可不是甘谷鸟叫的婆罗洲原始雨林啊

为什么日日纵目眺望  
面对精神失控的汽车巴士车巨型罗厘  
那可不是拉让江上游巴类河的潺潺啊

为什么时时不断苦盼  
是等待一个别具慧眼的民俗研究者铨赏  
还是等待深山里的长屋响起回归的铜锣

哦 你这木雕的守护神呀  
心胸虽蛀蚀  
双眼虽空湍

你以你子民祝福过的卓绝站姿  
在我心中站成一个不灭的永恒

◎ 吴岸





# 清流

文学季刊

47期

2000年9月出版

编辑顾问：驼铃 朱晋韶 田舟  
王枝木 年红 林慕  
晴川 伍良之 看看  
潇枫 苏清强 赵杜

主 编：崔冰

编 委：一介 紫梦羚 岳衡  
郑可达 良木 有明  
陈成木 谢伟恩 黄戈二

校 对：许心伦 司徒育敏 陈丽玉

发行主任：章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印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5590-V)  
91, Jl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05-2547071 Fax: 2559812

《清流》：http://www.geocities.com/  
网址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清流·交流】

## 我的心声



■有明（编委）

非常羡慕和敬佩世上有名望的作家，他们卓越的才华、出色的作品、持久不变的写作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追随的。真正为文坛献出珍贵力量的前辈们，多数能为社会立言立德，为后辈们留存美好的典范。

前辈们持的是锋利无比的铁笔，他们的铁笔似舞剑般的灵活，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让人惊服，让人赞仰；铁笔似流星般的急速，飞越海洋，穿梭高山峻岭，那雄伟壮举，形成壮观，可真令人叹服，令人毕生爱慕眷恋。

前辈们一生尽心辛勤的贡献，使文坛的根基更扎实，更浩壮，让文艺火花永恒灿烂，永恒辉煌。

铁笔可穿心戮脑，亦能通肠透肺。前辈们的心灵酝酿的是股股丹气，怒放的是浩然芬芳。他们怀中时时培育着凛凛豪光，为宇宙焕发力量光芒，为世界创造真善美的天地。

大家都是热爱文艺的一群，那股股热情暖流，阵阵奔放气息，应是美好的现象，应会是充沛的股股生气，让文艺种子纷纷萌芽吧，让有心人热烈地拥在一团吧！大家频频呼唤着伙伴，传达着心声，踏出一个文艺灿烂的天地，让春花秋实香满路，飞花醉月山外山。

我们可以学前辈们激发锋笔神力，写尽世界千秋事，振奋股股雄心，为族人留传丹青史。学一学呼风唤雨的神奇，学一学旋转乾坤的称心。若能道足世界凶残冤案，若能剖杀罪魁凶狠众相，若能扫尽天下丑恶万象，该是痛快淋漓的壮举义行吧！

江河浪花千千叠呀！前辈们的心思缕缕结呢！望一望碧天紫霞漫絮飞，看一看大地是否灵气阵阵香？前辈们浩壮傲气永长存，永长存！

我们这一代是否用尽了努力？



#### 编按

驼铃先生的作品“他心中还有半首诗——记冯世才的最后行脚”刊登在《清流》革新号45期，相信读者对印尼作家冯世才先生的不幸遇害略知一二，诚如驼铃先生所说，他的逝世，是世界华文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冯世才先生为本刊的长期读者，也常以春杏、尤甘、旅人、宛宛等笔名为《清流》增添风采，是难得的有心人。这一期特别刊登冯世才先生遇害前一个月给我们写的4篇作品，这也是他的最后遗作。

我们谨此表示对他深深的怀念！

#### 更正

《清流》第46期李敬德的诗歌群情擒秦B曲：第二段第二行“害”实为“割”、第二段第五行“投”实为“杀”、第三段第三行“百”实为“丙”及C“曲”实为“跋”，特此更正。





# 提升语文与文学创作

绝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华人，都重视语文，对如何提升语文的争论，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我认为提升语文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要搞好作文，要经常动笔动脑书写，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是提升掌握语文的正确途径。

我发现，独中生与国中生都有如下的错觉：独中生以为数理化科目用华文，就不重视华文语文学科目。国中生认为全部教学媒介都是国文，而不重视国文语文学科目。结果就会出现一些独中生华文科不及格；国中生国文科不及格。这些都是华人长达半个世纪，企图通过非语文学科目，来提升语文的错误见解，误导了华裔学子的观念所致。

## 文学的任务

一个民族文化，是由多方面所组成，其中一些是浮在表面的形成文化，如生活习俗，节日庆典，武术、舞龙舞狮、放孔明灯、棋艺等。而具内涵的高层次文化，如诸子百家等历代学说、诗词、历史、文学，音乐舞蹈等，表达与记载一个民族的文明建设、经验、思想与精神。

文学的任务，我认为最主要是反映时代、反映生活、宣扬善良、揭露丑恶。而抒发个人情怀，应该放在最后。

文学是忠于人民大众，忠于历史，反映事实。不是粉饰太平与歌功颂德，文学家往往就引起当政者的不满，而遭受迫害。

不要将“无病呻吟”、“言之无物”、“不知所云”的文章，当作是文学，这是给各方面带来无谓的浪费。

## 写最熟悉的事物

写最熟悉的事物，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特点及带启发性。

独中生坚持民族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面向社会，协助校方招生、办娱乐市、义卖活动等，向公众人士筹款，经历甜酸苦辣。

国中生面对种族固打的升学制度，政府大专选系不如意、行政人员的刁难、人材被割爱。初中面对不熟悉的教学语文障碍，学习上痛苦，产生学生闹事犯校规，无数的民族学子半途退学。

上述的例子都是独中生与国中生耳听目染，身历其境，感受深远，这些都是反映我国时代面貌，最好的文学题材。

（此文乃作者在“激起生命中的浪花”文艺成长一日营的讲词）

# 心灵的清流

作者·读者：晨絮

童蒙时代，家住郊外。郊区的视野，处处野花飘香，白绒绒的茅草，嫩绿的小树林，还有香浓的热带水果……总是衬托出一股迷人的乡野气息。

夕阳的一趟红霞，倦鸟的鸣啭，引得调皮小狗忍不住汪汪蹦跳起来。原来，小狗也懂得欣赏黄昏景色。当然，飞鸟就更胜一筹了。

母亲总爱在傍晚时分焚烧枯叶来驱赶蚊虫蛇鼠类。白茫茫烟雾，随着晚风袅袅而升……

如此的境界，我觉得很幽美、很朴实。然而，美中不足的，屋子的周遭，竟找不到一眼喷泉或小溪。

在我的意识里，总认为：住在郊外，常观赏花红柳绿及吸取清新的空气，人会生活的很健康。而聆听一切悦耳的天籁，生命就会更长寿更快活。这些天籁，除了鸟声风声雨声家禽闹叫声，最渴望能够听见淙淙的小溪流水声。

遗憾的，於成长的岁月中，没有瞧过一条清澈的溪水和小河，亦无法想象那些清澈河流的诗情画意与美感。

然而，现今也过了织梦年龄，已不刻意四处追寻一处清澈的河流，让自己听听流水声、飞片石头在水面而过、还是拨起水花来洗个脸、漱漱口或钓鱼捕虾作乐的。

偶然的一次机缘，林野夫文友把一本细致的文学刊物介绍於我。悄悄翻阅，发现其中别有天地。纵然谈不上缤纷色彩，然而，却让我感觉上它的气质，竟是那么的诗意盎然。

我喜欢看封面上的鸟语花香景色，有山有水。里边的轻简图画，更与文章配合的天衣无缝，意境非常扣人心弦的，让读者陶醉在浓郁的文学气息里。

最让人惊讶的，除了本国的资深作者，还有亚洲各国华裔的作品



惊喜！实是惊喜！这本《清流》文学刊物，恰似一条清澈的河流，悄悄的，缓缓的流过我心窝。以往的一切累赘顾虑兼自卑，也随著这处清澄的河水而洗涤得透彻。

原来，於织梦年龄的竖子生活，自言不及完美；因为少了一条溪流的点缀。

而现实的现代生活，却让我得到一处“心灵的清流”。除了让我观赏亚洲各地的锋芒文笔，画家们的匠心之作，更让我找到了一个投稿的天地。

小学华文，中学国英语的教育制度，确实让我攥著三种半瓶醋。也许，人生的事事“有得必有失”，因此我的语文学习亦似跷跷板一样，总是一上一下的，永远没有两边皆高高在上的完美境界。

在不写不看不思的状况下，中文的程度确实更变质了。

庆幸这文雅的清流，能够洗去我心底的土里土气。凉快的清水，冲醒了我笨拙的脑袋、眼睛和双手。让我壮胆的把稿件投入清流。

终于，得到回应，自己的作品漂流在清流里。那种心底的振奋，恰似雄伟的飞瀑在冲击著河石，“哗啦啦”的，好不快活！毕竟，一条清流淌在心窝，多凉快舒适呵！

感激这处清流，亮丽了我的文学梦，点缀了我的人生。

但愿，此处的清流，永远皆似“香山”的“品香泉”；或是庐山、无锡或蕲州的清泉水帘洞眼一样的甘美、清冽、水质好。

而且，两岸还是栽有青葱翠绿的井然奇葩异草和累累果实，鸟群轻巧的抒情打盹，一片鸟语花香，清新自然的休闲站。

且让这处独特的清流，永远的陪伴著我渡过即将的岁月，然后我的孩子、孙子、曾孙时代……

因为，好的种，应该传。清流水，不能断。



## 目录

### ■ 封面

日正中天红树林II(彩墨画)

◆ 符永刚

### ■ 封底

符永刚画家艺术简历

### ■ 封二

长屋的守护神(诗)

◆ 吴 岸

### ■ 封底内页

诗中有歌之三：诗的捕手

◆ 谢伟恩

### ■ 清流·交流

我的心声

◆ 有 明

1

提升语文与文学创作

◆ 赵 杜

3

心灵的清流

◆ 晨 絮

4

### ■ 评介

为自由反封建呐喊

◆ 陈雪风

8

——马华新诗回顾(第二篇)

### ■ 交流会

马华文学新世纪创作路向交流会(二)

### ■ 散文

冯世才遗作：吉隆坡萍聚

15

实兆远的一夜

17

涛声依旧游邦咯

19

旅途散记

21

中学音乐课之忆

◆ 一 介

24

文艺寄简

◆ 林 琼

28

假的真实

◆ 章 钦

33

榴槤飘香送友谊

◆ 婉 冰

34

我要勇敢地活下去

◆ 邓家贤

36



|         |       |    |
|---------|-------|----|
| 喜见幼苗在成长 | ◆ 欣 荣 | 38 |
|---------|-------|----|

## ■ 小说

|    |       |    |
|----|-------|----|
| 小清 | ◆ 张桂生 | 39 |
|----|-------|----|

|                   |       |    |
|-------------------|-------|----|
| 微型小说两题：(一)吃太平粮的人物 | ◆ 田 流 | 42 |
|-------------------|-------|----|

### (二)揭秘

|    |       |    |
|----|-------|----|
| 盼头 | ◆ 凌鼎年 | 45 |
|----|-------|----|

|                  |       |    |
|------------------|-------|----|
| 极短篇三章：(一)别人穿过的鞋子 | ◆ 鍾文灵 | 48 |
|------------------|-------|----|

### (二)师徒之间 (三)无知

|    |       |    |
|----|-------|----|
| 变迁 | ◆ 李国七 | 50 |
|----|-------|----|

|    |       |    |
|----|-------|----|
| 琼花 | ◆ 谢伟恩 | 52 |
|----|-------|----|

## ■ 诗

|                       |       |    |
|-----------------------|-------|----|
| 1.X 号 2.信息 3.跳舞兰 4.木薯 | ◆ 王 涛 | 55 |
|-----------------------|-------|----|

|            |  |  |
|------------|--|--|
| 5.大金刚 6.白虎 |  |  |
|------------|--|--|

|                     |       |    |
|---------------------|-------|----|
| 1.童年的河畔 2.断章 3.破晓时分 | ◆ 吴 岸 | 58 |
|---------------------|-------|----|

|           |  |  |
|-----------|--|--|
| 4.树林仍然是树林 |  |  |
|-----------|--|--|

|        |       |    |
|--------|-------|----|
| 沉默(组诗) | ◆ 杨 邪 | 60 |
|--------|-------|----|

## ■ 文学蓓蕾

|       |       |    |
|-------|-------|----|
| 妈妈的眼睛 | ◆ 覃泳卉 | 63 |
|-------|-------|----|

|        |       |    |
|--------|-------|----|
| 离别前的聚会 | ◆ 芷 芳 | 65 |
|--------|-------|----|

|       |       |    |
|-------|-------|----|
| 特级推销员 | ◆ 曾 经 | 66 |
|-------|-------|----|

|         |       |    |
|---------|-------|----|
| 我的星星在那里 | ◆ 黄欣薇 | 68 |
|---------|-------|----|

|      |       |    |
|------|-------|----|
| 懒人的梦 | ◆ 皮卡丘 | 70 |
|------|-------|----|

|    |       |    |
|----|-------|----|
| 信笺 | ◆ 陈丽菁 | 72 |
|----|-------|----|

|    |       |    |
|----|-------|----|
| 怨偶 | ◆ 马来糕 | 73 |
|----|-------|----|

|      |       |    |
|------|-------|----|
| 童年回忆 | ◆ 琪 妮 | 74 |
|------|-------|----|

|       |       |    |
|-------|-------|----|
| 我爱写日记 | ◆ 蔡翠桂 | 76 |
|-------|-------|----|

|        |       |    |
|--------|-------|----|
| 失恋者的心情 | ◆ 小 颖 | 77 |
|--------|-------|----|

|     |  |    |
|-----|--|----|
| ●稿约 |  | 78 |
|-----|--|----|

|      |  |    |
|------|--|----|
| ●订阅单 |  | 79 |
|------|--|----|

|            |  |    |
|------------|--|----|
| ●《清流》助印芳名录 |  | 80 |
|------------|--|----|

|             |  |  |
|-------------|--|--|
|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  |  |
|-------------|--|--|



## 为自由封建呐喊

□陈雪凤

### 1.

《战前马华新诗选集》第一首作品《活动就是快乐》，其作者林独步是一位文学写作的多面手。他写作新诗、散文、文艺评论，悄写作小说。

方修先生在他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的《马华新文学的先驱作者》一章里，对这位作者的评语是：“林氏（独步）几乎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最优秀的的一个诗作者。他的诗作虽然稍嫌概念化，却是始终充满着乐观的精神，高尚的情操，并且在风格上完全摆脱了中国旧诗词的腔调与辞藻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奔放不羁的姿态，因而给予当时的读者以巨大的有益的影响，为马华的诗歌创作树立了一个良好楷模。”

林独步入选在《马华新文学诗歌选集》里加另一首诗是《在这守旧的火山里》。

在这首诗中，他将当时守旧的社会比喻为火山。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它预言了当时那个守旧的社会，一定会发生变革，因为，火山终有爆发的一天。

要求自由恋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新思潮。《在这守旧的火山里》为要求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发生不出的呼喊：“可怜的纯洁的青年男女，你们焉能发生恋爱的蔷薇！在守旧的火山里。……在这守旧的恶习惯的肉欲火山里，祇能把你们引入黑暗的魔窟去！你们的长者，不肖给你们火热的高尚的恋爱，就是把你们迫到不得不入黑暗的肉欲的魔窟去！”它亦抨击阻碍自由恋爱的封建思想，驳斥自由恋爱是造成淫荡乱爱的祸首。诗提醒读者，“当在没有自由恋爱的时期”，发生“淫荡的现象，也是常有故事”。诗作者深情款款地感叹。



“唉，为长者竟忘却他们  
也曾经过青春的时期

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的不  
同情！

唉，？这守旧的火山里

焉能发生恋爱的蔷薇！”

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从1919  
年至1925年前后共7年。在方修先  
生的战前马华新文学诗歌选集中，  
只有7首诗歌获得录选。这可以清  
楚地说明马华文坛初创时期新诗作  
品的份量与表现，两方面都“还相  
当贫弱”。然而，呼应时代的潮流，  
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它助长  
要求自由及反封建的思想与意识。  
例如刘鉴民在《自由人》里，兴奋  
而坦荡地表明作为自由人的生活取  
向——

“自由人为自由歌、舞、哭、  
徉狂；

自由人为自由努力、奋斗、牺  
牲；

自由人为自由向上、创造、表  
现、成就；

自由人为自由祈祷、纪念、希  
望、慰藉。

自由神在山顶，自由人登危履

险的上去；

自由神在海洋，自由人逆风破  
浪的前去；

自由神在大地，自由人不远千  
里的跑去；

自由神在天空，自由人驾云排  
雾的去；”

接着他激励自由人“踏平贫穷  
的、强弱的、贵贱的阶级”，与“自  
然亲近”、“洒热血，大无畏”……

在这里，所谓自由人，明然的  
是与封建社会的人相对立，他们是  
诗作者理想中的新人类。这是诗作  
者对当时的新时代，甚至是对于生  
活在现实中的人所提出的一个楷模。  
在这里，虽然没有片言只语提到  
反封建，但毫无疑问，它提出的自  
由人及其风范，却是在于否定封建  
社会的人。

## 2.

呐喊与讴歌，都源自思想意识  
的诉求，与情感的奔放，不同的是  
呐喊的语言，往往是直接的陈述，  
要求在于简洁明确有力，而讴歌则  
比较娓娓，注重抒情与动听。

石礞的《我将讴歌谁呢？》深  
情款款，“我要做一个讴歌者，但

是我将讴歌谁呢？”而细数讴歌神明，讴歌自然，讴歌光明，讴歌人生及讴歌死亡的种种设定与疑惑中，确定讴歌的对象——

“哦，我要讴歌那认识我的；

我要讴歌！

那给我们光明，

不给我们幽闭；

给我们伟强，

不给我们毒秽的。

我要讴歌，

那摧陷残忍而无理的！

哦，让我讴歌劳动吧！

让我讴歌爱吧！

让我讴歌爱的劳动

劳动的爱吧！

哦，爱的劳动呵

劳动的爱呵

你认识我，

你给我们光明，

不给我们幽闭！

你给我们伟强，

不给我们毒秽！

你摧陷那残忍而无理，

哦，爱的劳动呵

哦，劳动的爱呵

我讴歌你！

我讴歌你！

在这里，一再出现的光明，幽闭、伟强、毒秽、残忍而无理、爱的劳动与劳动的爱等等；除了光明，幽闭、毒秽与残忍而无理，意义都有些隐晦。不过，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为暗喻现实社会里那些幽暗封闭

无知的迷信、腐朽观念的遗毒、封建制度下不道德及肮脏的现象，以及现实里政治的残忍而无理的迫害等等。至于“劳动的爱与爱的劳动”，看来应该是当时对于劳动神圣与劳动阶级主宰社会发展思潮的另一种说词。

诗作者运用这些隐晦的字眼，可能是故意的，目的在于避免引起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权势人士耳目的注意。

### 3.

海里的波浪，

东翻西覆，

我心里的情状，

亦是东思西想。

算起来大海像我的心，

我的心亦好像大海。

……

这是题名为《海里的波浪》第一段的诗行。另一段也是六句：“海里的波浪，有的时候很急，有的时候很平，我心里的情状不亦一样，但是海里的波浪是由风摇动的，我心里的情状却不懂所致来呢。”

这首诗，文字浅白，一样是平铺直叙，但句子流畅，声韵优美。念起来真朗朗上口，多念一两遍，就能背诵。



这是一首抒情诗。它以描写海的波浪，东翻西覆，有的时候很急，有的时候很平，比喻“我”心里的情状，表现得很自然，比喻也很贴切。而“算起来大海像我的心，我的心亦好像大海”，这两句既是妙言也是豪语，意境实在很美，堪可咀嚼回味。

无已还有另一首诗《火车里呜呜的声》被选录在诗歌集里。

《火车里呜呜的声》篇幅比较长，它分7节，共有41行。由现景的描写——

(一)

火车驶得很快，  
把乘客摇动得非常利害。  
可怜一个小孩子，  
不能忍受这种痛苦，  
突然在车里呜呜地哭起来了。

(二)

他呜呜的声，  
可像哀求快些停止  
那无情的火车，  
却依样的驶去。

而后便叙述了眼前那母子旅途跋涉的情景，并发出一些感慨——

那小孩呜呜的声，  
和他母亲殷勤的安慰声  
真使我伤心的。  
小孩子呵！

汝太难为汝最亲爱的母亲了，  
她躯壳所受的痛苦，  
比较汝还甚，  
如今更受这精神上的窘迫，  
教她怎能当得？

“汝太难为汝最亲爱的母亲了，她躯壳所受的痛苦，比较汝还甚”，诗作者的这一层感慨，读者也许不容易理解领会。其实，这是一种很值得珍惜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因为，在那个时代（即1924年），妇女鲜少在外抛头露面，孤独带着孩子乘火车出远门，更非寻常。诗作者无已虽然没进一步点出这母子的背景，但可想像而知，他们不会是来自名门或富裕家庭，而是低层的劳苦人家，说不定是家里发生了事故，投奔娘家而去。

这首诗，有两点应该给予注意的，第一：它虽然不能称为叙事诗，但作者有意试图通过对现场景物的描写，以诉说一个故事，却是不可怀疑的；另外一点，作者毫不掩饰地在诗里表露了联想或想像，比如他将小孩子呜呜的哭声，直接说成像在哀求火车快些停止，呜呜声越发大了，小孩子真是不懂情理，知道我为了他伤心，他更使我伤心。

无已的这首诗，由某个角度来衡量，可说是标示了，新诗的写作在马华文学萌芽时期结束时，已由言志进展到抒情而趋向叙事了。❖



## 创作路向交流会(二)

(续上期)

以下是文学交流会的听众就诗人吴岸、散文家甄供、诗人王涛和诗曲作者谢伟恩所谈的一些话题，抒发他们的高见。

## 陈正华(霹文艺会现任会长):

甄供先生刚才讲到独中生去到台湾之后，受到台湾现代派的影响，拿了一些博士学位回来，就大发伟论，批评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也关系到我们文学刊物在独中之不受欢迎，在独中销售量非常的少，反而是国中生购买的比较多，国中生投稿的也比较多。我最近也看到报刊的学生园地，很多都来自国中的，独中生跑到那里去呢？人是很奇怪的，他得到了不会去珍惜；以为独中以华文为主、华文就很强，马华文学可随手得到，就不会去珍惜、不会去耕耘，也不会去阅读；至于国中生，学习华文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他们会珍惜、会努力去读文学刊物或写一些文章；造成独中生对马华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的了解不足，因为没有很好的去探讨、去研究、去学习；也可能是近代的独中老师大都来自台湾大学。在台湾读书时没有什么机会接触鲁迅、巴金、茅盾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因此，在教导学生时没有提及现实主义。有一次，我问在独中求学的孩子是否有教导鲁迅的那篇“野草”我孩子说老师将它“跳”过去，没有教；所以，我想我们马华文学应该在独中做一些工作；我们不

能怪这些学生，也不能怪去台湾读书回来后在独中教书的老师，我们应该自己检讨，我们马华文学界在独中里面工作做得不够，尤其是《清流》、《烟火》、《中学生》等。我们应该在独中里面和学生、华文学会多做一些文学上的交流。我以前在小学时代就能接触这些文学，为什么现在中学还没有机会接触呢？我看，马华文学工作者要在这方面多下一点苦功，以扭转这不良现象。

## 章钦(文艺会前任会长):

我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在甄供先生编“文艺春秋”的时候，我写了很多诗歌寄过去，很多都被录用，因此，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在此要感谢他。甄供先生没有编“文艺春秋”后，我就没有写诗了。我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现代诗，看来看去，无法看懂；后来，也尝试写和投去报馆，结果每次都石沉大海。所以，到今天，我没有再写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园地，让这些现实主义的诗歌发表，不然，写这类诗的作家慢慢不写了，因为写了没有地方发表，写来干什么。



## 看看(本刊编辑顾问):

刚才甄供先生提到留台的独中生特别对马华文学不客气,陈正华先生也谈了一些。我早期在台湾读书,这种情况,我可能懂一点点。我也曾在独中教了好多年的书,也了解独生对文学的趋向;据我所知,独中生可说对马华文学相当陌生,这可能是功课多的关系,也可能是有一些从台湾回来的独中老师比较着重台湾文学的发展,而教导方面也有一些关系的。我们知道,到台湾读书都要四到六年的时间,离开马华文坛这么久,回来时已相当陌生。另外一点,据我早期所知道,台湾文坛流派相当多,尤其是写小说和写诗歌的流派最多。如果那个时候去台湾读书,就会接触文学的流派,问题是喜欢那一类,所以,待他们大学毕业回来,或有文学小成就、大成就,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回来,就会对我们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看不过瘾,觉得我们是老一套,须要改变;所以,他们把现代派的思潮,写作技巧提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学趋向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刚才甄供先生也说,这个情况可能需要技巧、内容方面改变,同时采用现实派、现代派的手法。假如说一些还没有改进的,坚持采用回那一套,就影响别人对我们有一种没有长进的感叹;假如我们同时掌握现代派和现实派的写作技巧,我们将会更有优越的创作表现。早年,我有位同学在大马读书时是写现实派的诗歌,后来去了台湾与台湾的现代派接触后,就写了许多现代派的诗歌。那时,我

也搞文学,他搞诗歌,我搞散文。他回马后,也写现代派作品,可是,当时他很倒霉,因为当时的文艺副刊不太能容纳他的现代派作品,他觉得有点灰心,就不写了。以后,也离开了文坛,至今不知去向。这种情形,使我们感觉到当时台湾流派的产生直接影响我们的大马学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从台湾回来的学者、作家,他们就觉得我们的写作方法落伍,没有新的突破。可能他们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就有一种攻击的情势出现。刚才甄供先生提的那篇攻击马华文学的小说,我也看到,因为看得很辛苦,所以就不看了。他不是写小说,是在骂马华文学作家,这是很无聊的!他真正怀什么意图就不晓得。我想,我们用现代派也好,现实派也好,技巧方法是须要改进一些。年轻的可能改变很大,年纪大的可能改变比较少。现代的许多杂志、报章的文艺副刊,年轻编辑一般都趋向现代派,所以,很多无聊的作品就出现了,使到稍为老派倾向的作品都没有机会刊登,这是不良的现象。我想,假如我们马华文学把这种编辑副刊的责任交给一批年轻的或喜欢标新立异的编辑手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黑暗的。对现有的报章副刊,可能是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们实在无法改变它。我们期望多一些文学杂志,如《清流》、《烟火》,让我们能够容纳比较健康,比较具积极性和有文学素质的作品。这是我个人小小的意见,也许说得过份了一些,但心里话总是要说的。



## 王枝木 (文艺会副会长):

我个人有个很主观的小意见,就是关系到现代主义和现代系,也是英国文坛、美国文坛提的 *moralism and morality*,我的看法是假如我们抓准这个现代系统,现实主义一定大有前途;好像苏联为什么会瓦解,因为他没有文化的根基,为什么中国的领土越来越大,又有香港,澳门的回归,因为她有儒家的学说,有中华文化,两个共产主义国家,一个倒下,另一个在

扩大,为什么?这是因为她有现代系统,有传统的现代化。所以,假如我们抓到那个现代系统,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大有前途的。不过,照我个人来看,也不能排斥现代主义积极的部分。其实,现代主义是开放的系统,是确以“有容乃大”的,如易经上所讲的,有一国两制、一国三制等。所以说,我们在防御和抵挡消极的现代主义的侵袭的当儿,要抓住现代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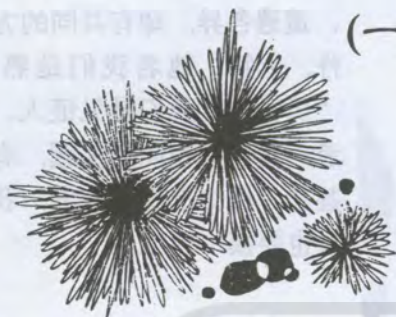


## 田舟 总结: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路线的问题,从四位发言者及听众的反应,大家都认为,现实主义是没有过时,而且也不会过时。那么,其他的文学流派或创作主张都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产生的,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现实主义创作路向的发展要是受到什么阻碍,问题在于作者本身。我们不可自我僵化,不可给外国同化,更应该了解生活,深入生活。这样,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才能继续拓宽。我们本身也要向其他可取的手法借鉴,或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否则,就会变成自我封闭。谈到风格问题,马华文学已树立了自己的风格,而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风格,思想内容都有其独特性。谈到我国目前的一些报刊的文艺版,刊登大量晦涩难懂的或内容空虚的文章,大家都认为不是我们有能力可改变的。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应了解到作品的社会功能,应该不会玩这种文字游戏,那是人的思想意识堕落。讲到在这个新世纪,创作道路的问题,我们不必刻意追求现实主义,应该从生活中出发,要有人文关怀。所有的创作应该是反映社会现实,批判社会,改造社会;现实主义可以和其它流派结合,而增添现实主义的姿彩。现实主义本来就是不断在发展的。马华的现实主义路线,肯定也会这样不断的提升。各位,在这个新世纪来临的前夕,我希望与大家一起努力来提高马华文学创作的技巧,丰富马华文学的内涵,共迎新世纪! ❖



## (一) 吉隆坡萃聚



此次重来，为的是看看几位旧雨新交。

九二年我第一次来，留给我美好的记忆。我认识很多朋友，友谊、笑声与掌声。虽然我前面挡着一座大山；常言道：“山不得路，路必迎山。”虽然前面有雾，雾气茫茫；我们是“行者”，继续向前走。

F一定诧异：“你这个人人缘很坏，但是每到一处，一定有一群死党热烈拥抱你。”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人之相与、相知——西谚说：“告诉我你交什么朋友，我便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他们去参观天后宫时，在烈日下，我这几个老朋友，知道我要来，早已在此久等多时。

我真是诚惶诚恐，罪过，罪过。我正是怕打扰他们，在云顶几天，我不敢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都不是喜欢“逢迎”的人啊。这几条铁铮铮的汉子，傲

骨嶙峋，从不随波逐流，能为青白眼，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粪土当年万户侯。

我们围坐在吉隆坡一间普通的咖啡店里，就这几个人。

我认识良之最早，八八年在新加坡初次见面。第一个印象，他见陌生人就羞涩地一笑，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这个人大概很难交谈？”我心想。后来认识了，无所不谈。反而当初那些一见面就“甜腻腻”的朋友，很快就分道扬镳。

九二年认识驼铃，没有机会交谈时以为这是一个“很难谈话”的人。去云顶的巴士上，我们坐在一起。一交谈，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以后，我们“交浅言深”。到现在，在他面前，我是可以无话不谈的；不是社会上那种“逢人只说三分话”，他必很注意地听，因为他知道“话中有话”。

会讲话，固然难得：要找一个能听语的“知音”，更难。我有时候几天不发一言，碰到一些语言无味之流，我不是“掉头”就是“拂袖”而去。话不投机——四分之一句都嫌多。

还有萧洋，我们一见如故。

最后认识甄供，在会场上，远远的看见，他谦和地笑笑。散会时被人流冲

散了，没机会交谈。

我们年纪相若，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青春中的一段经历，在不同的区域、遭遇各异，却有共同的方向。有些事件、人物、地名我们是熟悉的，有些“历史”，我们是见证人，甚至是参与者。我们有相同的主题，有共同的语言，甚至，历史上有些定案，我们“老虎屁股也要摸一摸”。

我们围坐在吉隆坡一间普通的、食客中印度裔很多的咖啡店里。

他们问：“想吃什么？”

“我很想念吉隆坡的肉骨茶”。

“对！”他们中有人说，“有一位日本作家，回去之后，必念念不忘吉隆坡的肉骨茶。”

我们叫了肉骨茶，七手八脚就把它解决了。

老实说，这一摊的肉骨茶虽然也别有风味，不过，我总是念念不忘七年前那餐肉骨茶。那是在街边吃的；一大群文友，热热闹闹地箸来筷往。用药熬的罢？当归味很重很香。可惜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区那条街。

回忆——与初恋一样，是无法再经历的。 ❖



## (二) 实兆远的一夜



驼铃说，他的家在小镇上。与他通信几年，每次写 Sitiawan 这地方名时，我心中想象它是一个 Komplek。

耳闻不如目见。当我们下巴士，他告诉我这就是“实兆远”时，我叫道：“哦，这在我们那里，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中等城市了！”

的确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整整齐齐的中等城市，建筑物划一整齐，清洁美观，市容甚美。各式各样的商店都有，卖的东西应有尽有，根本不必去外求。

我们走一小段路，就到了住宅区。驼铃的家在转角处第一间，我们这里称为 Huk 的。屋前是一个大广场，门前有几棵树，树上有——雅加达人难得一见的景象——没有鸟笼、天然的鸟啼。

一介文人，屋子里——从客厅到写作的“厨房”，到处都是书，连地上纸箱里也是刚运回来的书。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客厅里柜子里里外外，摆满了奖杯、奖牌、纪念品。

“这么多啊？”我问。

他告诉我是他们父子（包括女儿）的。

晚上，驼铃摇了几个电话，说：“就在我们前面的菜馆，几个文友聚聚罢。说是便饭，叫的菜却很丰盛。

我与驼铃伉俪漫步出来，一辆轿车放慢速度缓缓走过，在菜馆侧停了下来。车门开处，走下一位女郎——说是“女孩子”嫌大了一点，说是“妇人”个子嫌小了一点。

我事先没见过她的照片（或“扫描”过忘了也说不定）。看她的样子似是等我，我快步迎上前去；彼此握手，她说：“朵拉”。

一个很随和的女孩子。

晚餐上，我谈了很多；她只是静静听的时候多。诗人紫梦羚偶尔插嘴表示同意。对面的郑可达对印尼的情况了解特别多，有些人名、事件，他了如指掌。事后我问驼铃，在这偏远的地方怎么出现一个掌握印尼近况资料这么多的人。“他是几间大学的讲师！”这么年轻，随随便便一件恤衫，因为近，骑著小脚车来。驼铃说他一处的薪俸，算印尼盾至少十多吊。我心里想，刚见面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驼铃家里的修汽车的MONTIR。

朵拉抱歉，她丈夫小黑感冒发高烧不能来。（虽然遗憾，但过几天在吉隆坡世界微型小说聚会上他痊愈了，她牵著他来介绍：“这位是我先生”。我端详：“一点也不黑啊？”“心黑。”他脱口回答。

当晚，我开始翻翻朵拉的赠书。

“颇有才气哩！”我对驼铃说。

驼铃颌首同意。我们谈了“生活”，谈阅历，谈电脑写作，谈他们正在写长

篇。

我认识新、马几位女写作者，我发觉她们有才气。通过艰苦的努力，有了名气，难得的是没有傲气（当然个别的一两个是有的）。成名之后还在孜孜求进步。像尤金，我发觉十年之前与十年之后她的文章有长足进步，在成名之后，这是很难得的。不管初见面的叶蕾，还是老朋友曾沛，她们力争上游，不断有佳作；对朋友诚恳热情，令人铭感。

实兆远——我问驼铃，这译音不大准啊？

“用闽南话读就准了。”一天，坐在车上，他说：据说，过去这里是泥沼地。有一群象走过，其中一只陷在泥沼里。它的朋友们都不忍舍它而去，抵死救它出来。所以，叫Setia Kawan。“实兆远！”他用闽南话读。

“的确准！”我抚掌大笑。



### (三) 涛声依旧游 邦咯



我本想到怡保尝尝那著名的沙河粉，看看那著名的燕子的：终是无缘。

无意中，倒游了大马的著名旅游胜地——邦咯(Pangkor)。

客随主意，还是驼铃会安排。

我们驾车到红土坎(Lumut)。这里是大马著名的海军基地。

从这里乘渡轮到邦咯岛去。

事前驼铃与他的学生约好，也是一位写作人：至少也出过一本诗集吧，见面时他恭敬地送我一本。

想不到还这么年轻。必是一个诗的爱好者，他的职业是渔人。

谈到捕鱼，我有亲切感：我年轻的时候，交了很多渔人朋友。所以，我对渔人的生活，对带腥味的海风，很是熟悉。四十年

过去，今天与一位年轻的渔人谈起来：谈马六甲海峡的鱼汛，谈海盗，谈穿制服的海盗，谈新的科技，过去看星观察天象，现在已使用卫星定位……。面对这坐在电脑前的年轻渔人，我感叹落伍了一个世纪；像十年前去参观联合早报的印刷厂一样。那流水作业，一卷大大的纸筒，转出来是一叠整整齐齐的报纸。我心中暗觉惭愧，我敢说我曾是人吗？

大雨阻了我们一阵。我们在他的家——码头旁边一间长屋，也是他捕鱼上落的码头，必是鱼上彦的码头，他的工作室，他的家庭工业的工厂。

外面是凄风苦雨，高脚屋下是涛声。暖暖的友谊，他的令堂用新鲜的清蒸鲳鱼款待我们，有饭，但我还是选择粥。吃到鲳鱼时常想起一句：“要吃好鱼白腹鲳”，大家相对一笑。

雨后，主人租了一辆旅游车带我们环游小岛。邦咯是一个已开发的旅游岛，它使我想起峇厘与其他旅游的景点，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我们路过住宅区时，建筑物整整齐齐，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拜福德正神，多得令人吃惊；倘你去峇厘，不也是家家都有神龛的安置吗？我想，讨海生活的人，天有不测风云，人们敬畏上苍，不是得自然的事吗？

我们虽不是专为旅游而来，当我们攀上灵慈宫的山岗上，面对幽美的港湾

雨后微凉的天气，听涛声阵阵。

主人说，邦咯岛外，还有一个小岛，为它阻挡了狂风巨浪，所以这里的港湾特别宁静。

我是一个旅人，心里悬挂着远方的家。想起一位将军，他躺在多峇湖的碧波中时对一位政要说：“但愿将来无职一身轻能旧地重游。”世事难料，人所欲的，神明会允许吗？

在这世外桃源的小岛上，我但愿能与朋友重来，在这里露营，在这里听听涛声依旧。

我心里这么想而已，俗事缠身。但是，我是相信奇迹的。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明是凡事都能。

我与老朋友在一起，结识一位新朋友，有人说，这里的风景仅次于夏威夷。我不知道，姑且信之。

真的，世事难料，必许我有机会重来，看看这位笔名为王涛的朋友，在风景醉人的港湾，听听这涛声依旧。 ❖





## (四) 旅途散记



驼铃夫妇实在很热情，驼铃婶特别去巴刹买菜，炒了一大盘面请我们吃得饱饱的。驼铃兄特地去排队，买了本地的特产“光饼”，让我尝了新鲜，还硬要我带几块在路上吃。

然后，送我到车站，等巴士开了，才离开；并嘱我，到了那边要记得来电话。

我就满载着主人的盛情离开实兆远

到了槟城，驼铃已通知政欣来接。

我们原见过面的，七年前在一个东南亚的文学会议上，我们还一起照了相。当时没有深谈是真的，他好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七年不见，他发福了。

他问我要怎样安排？我想看看槟城，过去就听说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刚好他要赶一篇论文，要到明天下午才有空。他为我找到一间旅馆；夫妇两人冒着雨，请我去吃潮州菜。饭后，在细雨中游车河，绕着古堡走一回，看看槟城的夜景。

一个人在旅馆里孤独无聊，躺到十点半，雨停了，出来宵夜。

原来我住的这条简直是旅馆街。几乎间间是旅馆、旅社，新的旧的半新不旧的全都有。

还有一个特色，是食街：面、粿条、米粉，煮的、炒的、冷饮、咖啡到酒吧，应有尽有。

这倒方便，我慢慢走仔细看，走累了随便叫一杯冷饮。除了语言相通，也有马来人卖的沙爹。朱肉沙爹是家乡风味，雅加达是很少有的。

槟城是旅游城市，很多白种人或喜癖士三三两两地结伴而来，去喝酒，听敲打音乐。

整个槟城，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我只好跑过对街去打长途电话。

... ..

第二天醒得太早，天还没有亮，天边还挂着残月。我到对街一间通宵营业的商店去，买不到电话卡。

坐在街头公园的石栏上，整个槟城还在睡梦中。街上，只有偶然经过的外埠来的车风驰而过。一个人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等天亮，要等到九点多十点，才有商店营业。

槟城还是很保守的城市，走过市区，发觉还有修理钢笔手表的旧店铺，跺脚惋惜我那几枝老派克等名笔，因为胶管陈旧了找不到地方换，可惜没有带来！因为旅客多，这里许多洗衣店是论斤秤收洗衣费的。

跟现代化、摩登、新潮的国际都市雅加达比较起来，我感到重归那种过去的、旧式的、我童年时代的城市。

好容易挨到八点多九点，我走到光达大厦，还没有开。附近一家印度人开的 MARTABAK 店，生意非常好。看菜单，倒是多种多样。随便点一样，倒很松脆，其咖喱汤也不错。

好容易挨到文化书局刚刚开门，我就挤进去。书店很大，种类也很多，可惜我巡了一趟，没有发现我要买的。大约是平生罕有的一次，去书店而空手归来。

到政欣夫归开车来接我，我终于结束了十多小时被放逐异乡、没有人交谈、孤单无聊的滋味。

车子驶过那著名的长桥，我的兴致又来了。桥身很长，保养得也好。尤其在晚上，无论远眺、还是驾车经过，看那灯光与水上的倒影，花园城市是很不错的。

他们家在“大山脚”（BUKIT MERTAJAM）。我觉得这译名甚好，不必死死照着音译，又长又难读，尊重当地人的习惯，约定俗成，多么形象活泼；真使人感到愚笨拙劣的翻译家是太多了。

远眺了极乐寺，在升旗山山脚下的大排档，点几样海鲜，三个人在熙来攘往的热闹中呼噜噜地饱餐一顿。临行买三粒榴梿：它的后遗症是，回到雅加达还咳了几天才愈。



政欣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也不是不会谈。他原来是学工程的，反而又译又写，在大马文学界有一席之地。原来学过的工程呢？他笑道：“早忘记了！”

嫂夫人叶蕾也是多产作家。虽然萍水相逢，我发觉他们待人以诚。有些人我不敢领教，跟他在一起，如坐针毡。你又能不对他特别客气，这种人——随时会在背后捅你一刀的。

我讲一件小事：因为明早要下吉隆坡；“在舍下屈就一晚吧”，他说。

文人的家，就是书、书、书。

我一路受赠书太多，自己又买自己喜爱的，愁的是怎样带回去；所以，我不敢旁骛了。

突然发现《杨绛作品集》，我眼睛一亮。

叶蕾发觉了，说：“这一堆是我刚刚从中国旅游时买回来的，还没有看。”

当她知道我想看《干校六记》是多年的心愿时毫不惋惜地说：“送给你。”

“不、不、不、不、不。”我深知“带”书的辛苦，何况自己精挑的书，还没有看过。

“我们这里，经常去的；何况我有

孩子在北京，叫他们寄来就可以。”

既然这么说，就难为你叶蕾了。

我太爱《干校六记》了，一上车，我就手不释卷地捧读。

因为太爱这本书了——也许是神明的旨意：当我到吉隆坡旅馆，遍寻不获这本书——太约掉在巴士上。

回到雅加达，一套《杨绛作品集》有1有3，偏偏少了我最爱的第2集。

每逢看到这套书，我就想到叶蕾的诚恳的态度：“我还没看过，但是我送给你。” ❖



## 中学音乐课之忆

忆



### ◇一介

现在的国民型中学，没有音乐一科。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怡保育才中学，上过两年音乐课，得益不少，很可谈谈，并且还还具有教育史料方面的价值！

音乐老师是李惠青先生。按照当年学校课程编制，只有初中一与初中二有音乐科，每周一节，那时育才每一一年级约有六七班，一位专任音乐老师已经足够有余了，授课钟点还不够，得兼教好几班的体育课。

在印象中，李惠青老师是体育专科学校或者音乐专科学校毕业生，校刊的“教师履历表”有志明，可惜旧校刊已散失，无从查证。当年他约四十岁，中等身材，温文尔雅，英俊潇洒，但眉宇之间却有一股刚毅之气，没有影星邓光荣之流的脂粉味或“美得俗气”。他似乎偏爱穿短袖白衬衫白长裤，教体育时则戴一顶有帽檐的白帽（学生们是戴鸭舌帽），其他几位专任体育教师如李贵兴先生、黄汉基先生是穿土黄色短裤，在广阔的操场远远就辨认得出来。

霹雳州端洛(Teronoh)埠可能是他的“原乡”，因为我有几次在怡保巴士总站遇见他，问起来他都是在等候巴士去端洛——五六十年代华校教师很少有私家车的。



小学时期，我们唱的是简谱（数字谱）流行歌曲，选歌也漫无系统，全以老师个人的喜爱为标准。

来列人地生疏的中学校园还没有几天，就面对五线谱黑板，习唱校歌啦：

“我华胄破浪乘风万里南游，启土生聚我辈溯由。环山抱水，灵气所钟。伟哉育才，文物炳千秋。济济一堂，教泽深长，成德达材遍一州。德智体美群，人人要力求。”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线谱，那许多音符，不正像日常食用的豆芽吗？

我们每人都有一册大型的五线谱练习簿，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封面是乐圣贝多芬的彩色画相，画得有款有型啊！

不教新歌的日子，李老师就教乐理，按部就班，循序进行，介绍音乐知识：音名、唱名；下加一线、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上加一线；一间、二间、三间、四间；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附点音符；休止符、高音谱号、低音谱号……

我到现在对五线谱还记得一点皮毛，应归功于李志师教唱《五线谱歌》：

“五线谱像楼梯，向上高来向下低。下加一线C调do，第一线上唱个mi，

mi高两级就是sol，再往上爬la、si、do。高高低低好麻烦，熟来一点不困难。”

鉴于“歌唱教学”效果奇佳，后来，我教导学生汉语拼音，总不忘教唱《汉语拼音歌》，他们唱后全部声母与韵母朗朗上口，但要切实牢记每个字母还需一番复习的功夫。

我想：李惠青老师是根据中国旧政权教育部所规定的“音乐科课程纲要”教学，但“党八股”的成份已弃去了。

在学过的歌曲中，有好几首印象深刻，现在逐一提出：

《我停舟等待你》是著名的意大利民歌：“今夜的夜色好，照耀在天尽头，清凉的河风，把水面吹皱。我停舟等待你，快登舟莫迟疑，珊达露西亚，珊达露西亚……”如果感情丰富，可把歌词的最后四句，一再重复高歌，尽情发泄！

少年人感情泛滥，幻想也多。我家在渔乡，平日举目尽是渔船，出外更要靠渡轮，学了这首歌，正好派上用场，可惜从少年到青年，“珊达露西亚”始终没有出现，真是太辜负好歌了！（一笑）

《清平调》源自诗仙李白的名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用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那时候，有友人在刚创办的怡保培南中学念书，他们所唱的《秋声》，曲子和《清平调》完全相同，我也学会了：

“金风习习井梧残，满地清凉天未寒。  
万里长空过征雁，几行衰柳绝鸣蝉。  
秋声淅沥在何处，似在疏林野草间。  
正欲相寻寻未得，忽闻骤响满山前。  
月下何来风雨急，更深谁弄管弦繁？  
銜枚相见军行急，何日长骑夜出关。”

这两篇诗作，我原本只拟抄录一小部分，以节省篇幅。可是我一直不解：两首诗，题材、主旨、意境、情感，况味完全不同，为什么用同一曲子唱出，却是“天衣无缝”，各有千秋！希望有人能解答这个谜。据我浅见，用这曲子唱《秋声》，效果更好，很能表现出秋天萧索、苍凉的韵味！

《宋玉》，原是杜甫七言律诗《咏怀古迹》五首中的一首，《唐诗三百首》仅选录关于王昭君、诸葛亮的两首，宋玉、庾信、刘备三人则被割爱了。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故宫俱泥灭，舟人指点列今疑。”

这是七言律诗（8句），曲子却是七言绝句（4句），所以后面4句是用原曲重唱一遍。李老师教这首歌时，曾说此曲子的日本味道很浓，后来我听过一些日本歌曲，证实《宋玉》的确具有日本式的旋律与韵味。

《夜上受降城闻笛》，歌词是唐朝诗人李益写的：“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我曾听闻：台湾一些中学华文老师，能将旧诗词唱出来。我曾经把一些旧诗，用上面提列的几首曲子试唱，大多数都能“入乐(yue)”这倒不奇怪，中国古诗，不论是《诗经》或唐诗，原本就是可唱的，唐朝时候，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与王之涣在旗亭听众歌女唱出他们的诗作，就是有名的例子。至于宋词，和音乐的关系就更深了！诗词讲究平仄和格律，平仄格律相同的作品，用同一曲子来唱出应属可行，不过有时唱不出原诗的意境和神韵，有点像“隔靴搔痒”。我将唐朝刘长卿的七律《长沙过贾谊宅》、李商隐的七绝《贾生》，配入《宋玉》的曲子，效果不错；唐朝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用《夜上受降城闻笛》的曲子唱出，也还好听。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有音乐家按照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的形式，作出四大类曲子，每一大类又分成快歌、慢歌、欢乐、悲哀、雄浑、幽怨等几小类，



藉以表现不同诗作的意境与神韵，有了这些“母曲”，等于有了“万能锁”，唱出古诗的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我们不只唱“正经八百”的唐诗，也唱宋词，下面这首忘了歌名，但知道是冯延巳的作品，词牌是《阮郎归》：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丝，日长蝴蝶飞。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梁双燕栖。”我把司马光与秦观所填的《阮郎归》，用这曲子来唱，全无问题。

我应该介绍一首较调皮、风趣的《看村童游泳》，它是英国民谣：

“长虹桥下，浅水平沙，村童游泳逐浪花。赤身裸体，翻覆如蛙，脚相竞蹬手腾挪。努力、努力、努力。快划，快划，快划……”

我的音乐兴趣幼苗，在日间师训学院原应更加茁长，不料却遭到摧残，诚为可惜！原来当年的师训音乐课程，正倾全力鼓吹“音乐节奏”与“敲击乐队”，每次上课，只有这两招板斧：（一）故弄玄虚的搞其 ta、te、ta、ta、te、ta，模拟节拍与敲击乐队练习；（二）用音名（C、D、E、F、G、A、B）吹木箫（Recorder），唱名（do、re、mi、fa、sol、la）是完全不用的。学院内有华文组、马来文组与英文组学员，由于师资缺乏，音乐课全用英语为媒介。这样混过两年，

音乐知识全无增加。弘一法师（李叔同）于出家之前，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教导音乐和美术，由于高深的艺术造诣和人格感化，结果栽培出许多画家与音乐家。思之黯然，徒呼负负！

我跟李惠青老师学“唐歌”和乐理，证明中国旧日两部启蒙读本序文中的话，很符合教育原理：

“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

（《唐诗三百首·题辞》）

“而不知童子之所肄习，终身勿能忘。”

（《古文观止·原序》）

李惠青老师在育才中学服务多年。后来，怡保著名音乐工作者李宇飞先生到育中教音乐，或许是继承他的空缺吧！



# 文艺

## 寄简



◇林琼(新加坡)

XX兄:

你的来信我收到时已是半个月之后，不知是你写好信后迟迟方才寄出，抑或是你那儿的邮务通讯网较为差劲？

你离马之前确有覆我一信，我已收阅。你公司突然将你调派到所罗门群岛视事，倒又让你的生活阅历多了一个层次，对写作方面必有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帮助。基于这一点，我又羡慕起你来了。

你说所罗门群岛虽然落后些，但却是一个可爱和美丽的地方，土人友善，尤其对大马人十分尊敬，你在工作上进行得很顺利，是你意想不到的事。

你说到了那里，吃住全由公司供应负责，住在宿舍里所有洗洗刷刷的琐碎工作不必自己操心，每餐均有鱼肉佳肴，可谓最佳享受。宿舍面对海湾，海风吹拂，犹如人间天堂。想你坐在窗前给我写信时，心情必然美好，随风荡漾。

你说所罗门群岛的时间比大马快三小时，早上五时许天就亮了，下午六时许太阳就沉到海中去了。这么美好的环境，这么舒适的生活，是一个新的境遇，一次新的经验，希望你的诗情源源



而来，写下一首首的诗。记得你在一九七六年写过一首诗“还是不能相见”给我吗？现在你不是可以再写一首《在所罗门群岛上写信给你》这一类似的诗寄来狮岛吗？

最近我搜集到一本《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在第46页里录有你的条目，我将之节录于下，让你看看是否有误？

《冰谷》（1940- ）马来西亚当代华文诗人、作家，原名林成兴。祖籍广西容县，194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瓜拉江沙。1962年毕业于当地崇华中学校高中部。曾在吉中大年城某胶园任高级职员，1990年他身为最大股东，职位却被人排挤，一气之下只身远走和半岛隔海的荒凉地沙巴州的山打根，现为联邦种植管理有限公司的可可园经理。现系马来西亚大马华文作协永久会员和理事，《写作人季刊》的编委。1962年和马来西亚著名诗人慧适等组织海天出版社；1970年又和宋子衡等组织棕榈出版社，冰谷自任社长，出版棕榈系列，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

其他大马作家被收录入册的也不少，现就我所知的为他们点名于下：川草、方昂、方秉达、史阳、丘梅、艾文、艾宁、叶健、田舟、田思、刘戈、刘放、刘祺裕、江振轩、何乃健、陈蝶、陈政欣、陈雪风、陈强华、张树林、张瑞星、沈钧庭、吴岸、吴天才、李苍、李冰

人、李寿章、秃橡、忧草、周唤、周清啸、陌上桑、彼岸、孟沙、林英强、林秋月、林姗姗、金苗、草风、春山、唐林、符肇流、黄昏星、萧艾、梅淑贞、鲁钝、傅承得、游川、温任平、朝浪、晴川、貂问湄、谢川成、谢云声、谢永成、谢永就、紫一思、赖敬文、赖瑞和、蓝启元、端木虹、碧澄、慧适等约六十多人。

至于新加坡诗人名单，下一封信再为他们点名吧！

你说所罗门群岛上的缺点是没有报纸看，又没有电视台，缺乏资讯，有关新马文坛上的消息，只好盼我多多地把讯息传达。

云里风主编的《德麟文丛》（第一辑）由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于一九九五年先后出版，副主编是碧澄，责任编辑是陈雪风、唐林、永乐多斯。我已收到三本赠书，一是马汉的《文学因缘》，二是年红的《我的情》，三是唐林的《夜渡彭亨河》。现在先向你报导这三书的出版概况，余者以后若有机会搜集到时再报导吧！

马汉的《文学因缘》散文集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出版，由松柏教育制作有限公司发行，书前有云里风的总序与作者的《无怨、无悔》代序，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吾师吾友”，第二辑“我思我谈”，第三辑“话说当年”，第四



辑“以文会友”，书后有《惜缘》代后记。我认识马汉已有二三十年之久，自他出版第一本书《听来的故事》（小说散文合集）以来，我都在尽力搜集他的作品，但他的著作甚多，一时仍未能收齐，如《归来》（中篇小说）、《马汉文集》、《管中窥豹集》、《立此存照集》、《西马游踪》等，至今仍未见。

年红的《我的情》散文集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出版，书前有云里风的总序与作者的自序，内容不分辑，共收入五十七篇作品，以其中一个篇名作为书名。年红也是我多年的文友，他的作品甚丰，我也搜集不齐，如《初冬游宝岛》、《小草》、《龙》、《妈妈留下的》、《生活话题》、《教余散论》、《为新一代开创文学新天地》等，至今仍未见。

唐林的《夜渡彭亨河》诗集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出版，书前有云里风的总序，书前书后无序与后记，全书共收入：《啊曼谷》、《星呵星星》、《山》、《家乡最可亲可恋》、《暮》等101首诗。我认识唐林已多年，见过几次面，但未曾通信，而他一有书出版，总是设法托人送交予我。自他出版第二本诗集《母亲的泪》（1986）后，我也在搜集他的诗集，但有两本诗集《漫长的路》与《青春之歌》至今仍未见。

除以上三书外，最近我也获赠大马文友好几本书，兹报导于下：

爱薇的《播种春天的人们》（亚州儿童文学与作家）于一九九五年九月由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内容分为两辑，书前有洪汛涛（中国）的《序一》与中尾明（日本）的《序二》，书后有作者的《后记》及附录曾新发的《爱薇：这一条路，我要走下去》。爱薇研究儿童文学不遗余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也很勤快，已先后出版了好几本少儿读物，如《两代情》、《青春道上》、《与女儿的贴心话》、《告别青涩》、《老爸，您真行》等。

戴小华的《深情看世界》在一九九六年四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发行，列为《金蜘蛛丛书》之一，书前有作者的序与自序，内收：《小玉》、《何处是家园》、《踏上中国的土地》、《开斋节在牛街清真寺》、《北京的风华》等三十四篇作品。作者原籍河北，生于台湾，现为大马公民，获美国公共行政硕士学位。目前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署理会长及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据知已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有十一本，而我至今仅获此一本，弥足珍贵。

吴岸趁来新加坡出席世界华文作家大会时赠我四本书，兹介绍于下：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在一九九五年五月由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犀鸟丛书之三十六，内容分为三辑，书后有《后记》。第一辑是讲稿、经验谈、回顾及文学活动纪实；第二辑是十



八篇序文，为新书所写的序言；第三辑所收的三篇文章，作者戏说是“出土文物”，那是他于一九五九和一九六零年间的旧作，当时文章已遗失，后因文友寻获寄予，得以“重生”。

《榴槿赋》诗集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也由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犀鸟丛书之十四，内容分为三辑：一是记忆集，二是自由集，三是北行二集，共收入六十五题诗。吴岸被誉为“拉让江畔的诗人”，这是他继《旅者》后的第五本诗集。请读《榴连赋》一诗的首节：

哗啦啦八月一阵骤雨后  
静寂的街头  
忽然人群蜂涌  
上市的消息比风还快  
那档口的老板娘已笑不拢嘴  
看著她的顾客弯腰屈膝  
如痴如醉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二，共收入十九篇作品，有论文、序文、侧记及作家印象记，如《陈蝶印象》、《蔡曙鹏博士与〈复国历险记〉》等。

《吴岸诗作评论集》由曾荣盛编，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由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出版，书前有编者的《编者前言》，内收十七篇评论吴岸作品的文章，其中包括：杏影、方修、古剑、林臻

（两篇）、方北方、陈月桂博士、乌斯曼阿旺、潘亚墩（两篇）、王振科、钦鸿、刘衣谷（两篇）、差它（两篇）、碧骅。编者说他与吴岸认识，是因为“诗缘”。我未认识吴岸之前，也曾写过一篇文坛拾碎《拉让江畔诗人吴岸》，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发表在《新加坡文艺》总第30期（第14页），却未被编者发现，或曾被发现而觉不够深度而被淘汰。总之，编者与吴岸有“诗缘”，而我则无。

甄供也同时送我两本书：《蒜苔赋》杂文集在一九八九年四月由长青书屋有限公司出版，记得我曾在前信中向你报导过，这儿不赘，另一本是《潮汐投影》杂文集，在一九九二年五月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十四，这书我也曾在前信中提过，可能你已忘记，果真如是，下次再为你报导一次。甄供是杂文能手，近两三座来不见他出书，和我一样，觉得出书确不是易事吧？

唐林先后托文友转来五本赠书，十分感激。兹介绍于下：

《看扁作家》（唐林杂文选集之一）于一九九零年七月十四日由唐林自费出版，书前有《新》代序，书后有《后记》内共收入：《虫》、《龙》、《花》、《骨》、《尊严》等四十八篇杂文，以其中的一个篇名作为书名。唐林最早写诗，曾先后出版了《青春之歌》、



《母亲的泪》、《故乡山水》、《东岸西岸》、《漫长的路》五本诗集。这本杂文集是他十九年来再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选集。九十年代以来，唐林倒是写了不少的杂文作品。

《微波涟漪》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内收十九篇作品，属于“报告文学”一类的作品，如：《与云里风先生的聚会》，《去拜访刘鉴铨先生》，《〈写作人〉编委会的集体道歉》等等，书后附录三篇文字，一是陈泽波的《告会员公开信》，二是碧澄的《数人成邦》与《只顾片面》。

《惟我独尊》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九日出版，书前有作者的《序》，书后有《后记》，内共收：《吃饭和情操》、《面面俱圆》、《鸠啼或鸦叫》、《爱情尺度》、《应该鼓掌》等四十篇杂文，摘录一篇伍良之的作品，附录一篇周隆捷的作品。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全部是从作者在星洲日报（大马）的《龙门阵》所发表的作品中辑选而成，主题偏重马华文坛现象的反映。

《心里的星星》于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书前有《序》，书后有《后记》。这是一本侧写21位当代马华作家的传记文学，这21位作家是：秃橡、鲁础、云里风、韦晕、马汉、马仑、甄供、方北方、碧澄、爱薇、永乐多斯、年红、李忆君、姚拓、曾沛、戴小华

、彼岸、驼铃、小黑、梁志庆、潘雨桐。

《心虚作状》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六日出版，书前有《萤城絮语》代序，书后有《后记》，内共收：《文化或是教养》、《读上牛背脊去》、《人或主义》、《犯错和包庇》、《这一类人》等四十一篇杂文，以其中一个篇名作为书名。这本书的封面题字是秃橡，他是大马诗人，曾出版诗集《荒野的群星》。

以上五本文集都是唐林自资出版的，他一出书，总是托文友转赠给我，至今我所搜集到的几乎都是他的赠送，他真的是“有心人”，令人感动。我与他只见过一两次面，虽非深交，而他竟常赠书予我，可谓“相知之友”，非常难得。

一口气为你报导了十多本书的讯息，也该暂时停笔了，下次再谈。

匆匆，祝好！

林琼

1999年11月中旬于棕园





# 假的真实



◇章钦

喜欢假，不爱真实，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世代相传不息。

十多二十年前，当我离开贫穷落后的山村，来到城市寻找生活，那个时候，我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真实，常常被叫作“山芭佬”。

在城市的日子，我不断发现，周围许多朋友，都是那么不真实。当我问起一些工友的工资，总是回答说和大家差不多。问起她的家境，他会回答：“你是户口调查吗？”尤其是问起他们的年龄，不管是男是女，通常都是这样回答：“××出头”，不然就是“你猜猜看”，很少真实的回答。

在城市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学会了假；每当我回到山村，遇到一些老朋友，不觉间也会对他们说些假话，生活习惯呵！当大家聊起来，发觉老朋友还是那么真，那么纯，对着这样的老朋友，我真的假不起来，心头有一阵内疚。

人，常常怕给人看透，觉得一旦被入看透，就像是没有价值了，所以就用各种方法隐藏起来。因

此，我们这个社会，人就是不真实；没有钱的，要装得有钱；年纪大，头发白，即刻染黑；女人胸不大，就隆胸；总而言之，能假的，都尽量去假，去装饰，去美化，去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假的真实。

想起来，人也喜欢听假话，因为真话不好听。不是吗？若一个人长得矮，你对他说“你这个人好矮”，他一定听来不舒服，但是，这一句是真话呵！如果你对他讲假话：“你长得差不多呵！”他一定听来舒服。假话是经过修饰才讲出口的，听来也顺耳顺意。

我朋友的上司，是一个年纪不小的女人，顾客常常对她说：“你越大越年轻、越漂亮。”她听后总是笑得那么开心的回答：“是真的吗？”明知这是假话，然而，她还是喜欢听。

人，有几个不爱假的？连死后那一天，白色大灯笼还来假报三岁，更何况是活着的人呢？ ❖

# 榴梿

## 飘香送友谊

◇婉冰(澳洲)

马来西亚的小黑像榴梿般吸引着我们。

每趟谈及小黑，朵拉的眼睛会闪耀发亮。脸上展示幸福，嘴角笑意无限温柔。她那位“黑马王子”与我夫妇素未谋面，彼此传递深厚友谊，是朵拉间接牵引营建。

第三届微型小说研讨会在吉隆坡举行，能与各地作家重逢，喜悦难抑。勿急游目寻觅，朵拉已张臂相拥后，握手话旧。未见小黑，心想又缘悭一面了。

研讨会开幕，学者、作家们各抒己见。对微型小说未来展望、创作技巧、艺术价值观等等、热切讨论。盼望取经学习的我，专注吞纳，已浑然物外。

会议当晚，小黑终于来了。感冒初愈的他，奔驰数小时车程，面呈疲累。他以沉实声调说：不为开会而来，仅要和神交十年的朋友共聚。让我深深动容。

惊讶小黑并不黑，仅两道浓浓黑黑眉毛恰当排列在朵拉白的脸上。小黑是笔名，原名陈奇杰。著有小说集《黑》、《前夕》，散文集《玻璃集》等等，与朵拉同属马来西亚著名作家夫妇档。夫妇档。



温文尔雅的小黑，竟是一所拥有三千学生中学的校长，鼻梁上架着眼镜，增添威严模样。每日处理繁忙校务，培育一班正当成长的幼苗，为国家陶铸栋梁。又创作不懈，为中华文化薪传力挑重担，使我和心水更敬佩其不平凡。

和他交谈，一见如故，没丁点陌生感。虽然聚散匆匆，真想共浮一大白，有千杯逢知己之叹！

马来西亚极品榴梿，早已闻名，那股馥郁异香，甜苦交渗味道，引透垂涎欲望，少年时曾听过一首称颂“万果之王”榴梿的粤语歌曲：“……飘来榴梿之香，花香引蝶沾，榴梿在我心中香，一吃便温暖……。”这长相不讨好、全身带刺的果王，却具菩萨心肠，熟堕时皆是晚上，从来未听闻果园工作者被榴梿击伤。我全家皆嗜好其香味，就算移居异域，嗜好亦难改变。

抵达吉隆坡第二天，便强拉外子陪伴，到商场寻找榴梿。可惜观光旅馆集中点，心愿难偿。

一行六人趁闲游马六甲，空气中竟飘散榴梿香，中国作家凌鼎年等掩鼻疾行，嫌恶之态使我抑止购食。导游却絮絮不绝高谈榴梿经，特别介绍名种 D24 号，是没出口的极品，鼓励我切记尝试。於是，散会后总要东探西访，都是空手而返。

小黑圆我心愿，带领我们穿插商场。地下室角落处，那婆婆盆盆奇形怪状绿色榴梿，一盒盒脱掉外壳金黄滑溜颗粒、香气四溢的榴梿，使我兴奋，馋相毕露笑口拢不来。小黑以马来语选购榴梿和“果后”山竹送我，外子和朵拉取笑我这天真的老孩子样。

捧着果王认真地慢慢品尝，那股甚是特别的香、甜、苦，与外国售卖的榴梿完全异样，吃后久久仍其味不散，可谓齿颊留香。

缭绕心里的是那份珍贵的友谊，藏着永久不散的是小黑朵拉夫妇的真挚热情。榴梿香味终会消失，但友情之香是绵绵长长，不灭不散。

2000年1月于墨尔本



# 我要勇敢地

# 活下去

## ◇邓家贤

天朗气清，艳阳高悬的晌午，我依著窗槛，遥望苍翠葱郁的丛林，摄入我眼廉的，虽不著边际，景色优美，环境怡静，令我心驰神往，但徐徐的清风，轻轻地抚著脸颊时，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怡然。

我感觉尺许之处，怒阳源源不绝的火炽，扑面而来。

我试著屏止呼吸去感受那炎热的气候，却宛如置身在烤箱内，缓缓地烘烤著我，使鼻孔堵塞，有轻微的窒息感，更不能排出汗液。

电风扇徒劳地转动著，使储蓄在我体内的热气犹未散尽。

有此感受，只因颈部脊椎骨严重损伤，导致汗腺神经功能失调，无法将体内的热气以液汗排出，只会在身体不适

时冒出冷汗，感觉艰辛。

眼眸虽泛起惬意，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只好闭上眼眸，静静地躺著，脑海中却凝神地幻想著一疋屹立在山崖的瀑布，滔滔不绝的泉水飞泻而下，宛若飞练，水花四溅，在半途中形成一片乳白色的烟雾，气势磅礴，宏伟慑人。如斯旖旎的情景，是我此时此刻最响往的，打从心底有一丝冲动，迫不及待地想跃进凉彻心脾的水潭中，让瀑布那飞泻而下的水，涤尽我体内的热气。

虽然现实与幻想有天壤之别，至少能为我不安的情绪，点缀一些慰藉。

当我在幻想中的水潭载浮载沉，不亦乐乎地沐浴其中时，忽然感觉那凉彻心脾的泉水，不再清凉，反而水温却急速地上升。



当我把眼睛睁开时，我却愕然失色，那唯一能调剂我身心的电风扇，缓缓地停止转动了，而我却一副茫然的样子，不知所措。

窗外那热烈的太阳依然高悬，而我体内的热气亦未见减退，却感觉宛如置身在烤箱内的温度，源源不断地上升，鼻孔严重堵塞，使我有些喘不过气来，皮肤乾燥而有轻微的发烫迹象，近乎被侵蚀得体无完肤。我试著去强忍那好似沙漠的烈日，而我却不堪一击地给烘烤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忍了下去，却不心甘情愿地打从心底，缓缓扬起白旗，以示投降。

在我的残障岁月中，所面对的障碍，虽不乏其数，当中亦不乏心灵的挣扎，而每当劣境来袭时，我已懂得如何以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它，而每次都在难熬的情况之下渡过，但却有雨过天晴的感觉。

迄今，我已从彷彿炼狱的熔炉中，以坚毅的信心走了出来，不在匿藏于残障的阴影之下，亦把一切杂念抛于脑后。

我要超越残障的限制，更要勇敢地活下去，发挥生命的光彩，才能使漫长的残障岁月，点缀些色彩缤纷的彩虹，就算是片刻的绚烂，亦心满意足了。 ❖

#### 静思语

人的身体有残缺不算苦，  
人性的残缺才是真正的苦。  
世间的灾难祸害，大都是  
由手脚完好，心灵残缺者  
造成的。



# 喜见幼苗在成长



□ 欣荣

“你教一年级，有没有搞错？”

“没错，确确实实一年级，1M班

。”

1999年新学年伊始，我担任1M级任。

七年前扮演过这具挑战性的角色，如今只不过是重作冯妇吧了！

从前学校的学生人数不太多，一级顶多开两班，每班人数不会超过40名。然而现在人数日益增加，班级亦增加。

1M班有48名学生，工作量不可与当年相提并论。班上除了龙的传人，异族宝贝也有6名。巫族子弟还好，可用国语沟通，消除隔阂，印籍同学可得使尽法宝，只差不能用淡米尔语跟他们打交道。

我真想不通，既然要把孩子送来华校，为何有关家长不先把他们送到华语媒介的幼稚园就读，讲华语学习方块字，方便日后进正规学校时减少沟通及学习上的困难。

朗读、笔顺及数笔划是每日必须项目，基础没打好，万丈高楼怎能从地起？

学习的日子飞逝，一晃一个学期即将结束，园丁的辛劳逐渐见到果实。比起刚进学堂时，他们开始适应了学习环境，过着有纪律的大家庭式生活。

教师节那天，见到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情景。天真无邪真情流露，多教人窝心。

世间事真令人难以预料，刚建立起的师生情，竟然遭遇“挫折”，第二学期开始我又调回早上班教导高年级。

我一直以为可与他们“长相厮守”到小六毕业，看来这个美梦又成空。

回到早上班还真不习惯，不过每天中午上下午班交替时间，我们会相遇，孩子们围拢过来，总是老师长，老师短。

班长佳乐、司融及调皮的森源等阳光般地笑容，又令我回想起那百多个相处的日子，偶尔会有挫折与气馁之感，须臾，消失无影无踪。不懂事不要紧，只要他们好学，态度积极，还有什么不可教导的呢？

资质的优劣、父母的督促和关怀与否皆会影响孩子们成绩的表现，那种的差距还有待各方互相配合共同去解决。作为园丁我愿见到幼苗一天天茁壮成长





# 小清



◎张桂生(中国)

火车开走了。我走出站台，直奔临江镇农贸市场。难得回一趟老家，我要割点猪肉，买点鱼什么的回家。父母手里虽然有点钱，两个老人节俭惯了，平时是舍不得破费开荤的。

正逢赶集日，农贸市场内人们肩摩踵接。好不容易挤到猪肉案前，让屠户砍了一块后腿肉，倏然听到旁边有争吵声。只见肉案尽头处，一个青年女子指着一个络腮胡汉子的鼻子大骂：“你瞎了眼还有两个洞，买鱼时不是看了秤星么？”

“你……”络腮胡长得牛高马大，农民装束。他右手悬在胸前，手指抠着一条草鱼的腮，左手颤抖着指向青年女子：“你少了秤还骂人？”

青年女子双手击掌：“老娘就要骂你。”

“吵什么吵？”一个小伙子出现在他们面前。

“王管理。”青年女子俏脸堆笑，两只手掌使劲在自己衣服上擦了一阵，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红梅牌香烟，抽出一支恭敬地递给市场管理员。“你要给我主持公道呀。一点钟前，他在我这儿买了一

条草鱼，三斤二两，秤杆往上翘呢。鱼是活蹦乱跳从木盆中捞的，肚里的水自然会滴落。他倒好，现在跑来讹我少了半斤秤。”

络腮胡见许多人围观，一顿足：“我撞上了鬼。”转身走了。青年子女指着他的背影骂：“你才是鬼。背时鬼、落水鬼，吊颈鬼……”

“唉！这个小清！”屠户给我找钱时，不经意地嘟囔着：“专门用两个秤砣卖鱼。”

小青？我一愣：“不错，那卖鱼的青年女子，果然是小青。我的心一沉，没心情去买鱼了，挤出农贸市场，脚步沉重地往家赶。

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油菜花的馨香让我忆起10年前的那一幕。

那时我进城刚两年。这天我正在写一篇小说，却传来讨厌的敲门声。我不情愿地打开门，一个身材高挑，面目清秀的女孩儿站在我面前：“水金哥，不认识啦？我是小青呀。”

哦，是她。我的同村人，她老拿我在同学面前炫耀，还大言不惭宣告自己将来要当女作家，所以我对这位漂亮的小妹妹印象颇深。我忙不迭地请她进屋。她说不，白脸蛋泛起红晕：“你忙，不耽误你的时间。我求你办个事，说完

就走。”

我就没勉强她。

“我在高中才读了一个学期。可是，”小青眼睛红了，扑闪出几颗眼泪，“我爹要我回家种田。”

小青告诉我，她爹说女孩儿读了初中就不错了。小青没有兄弟，她爹要小青停学，帮他种田。

“你才16岁呀。”我愤愤不平。

“我实在没法子才找你帮忙。你是名人，你的话我爹会听。求你回一趟老家吧，水金哥。”小青向我发誓，只要让她继续念高中，她一定会拼命学习考上大学，将来好好孝敬父母。

“好，我抽时间回一趟老家。”我热血贲涌，用救世主般的眼光望着小青。

小青破涕为笑，高高兴兴地走了。

当时，我正在为生活而奔波。一忙乎，就把小青的托付丢在脑后了。

回到家，我向父母打听小青的近况。母亲告诉我，小青刚念高中，她爹就逼她回家干活。不久，又给她说了一门亲事。男的是邻村人，家里兄弟多，穷，就答应倒插门来小青家。倒插门女婿大小青8岁，小学没念完，脾气暴，常打



小清。小清忍无可忍,每逢老公要打她,她就抄扁担拿刀与他对打。她老公就胆怯了。

晚饭时,母亲做了好多菜,我陪父亲小酌。

“水金哥,我来看你了。”踩着声音,临江镇农贸市场那个泼辣的卖鱼女抱着孩子跨进门来。我愣了一会,连忙起身:“你是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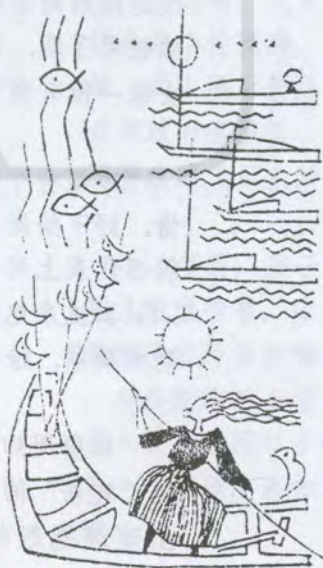
“不是小清是谁?”小清敞开怀抱奶孩子。“上午我看见你在割肉。当时我正在与那个背时鬼理论,没顾上招呼你。

后来又不见你……”

小清胸前白花花的一堆在抖动,我脸红了,便仰头望屋外悬在夜空的月亮:“你卖鱼?”

“捞一个算一个呗。”小清粗声大噪地说,“田有我那死鬼老公耕种,我就上街贩鱼卖。”

我不愿意将眼前的她与当年清纯,柔弱的小清联系到一块。我在想:小清变成粗俗的女人,是他爹当年的决策失误,还是我食言之错? ❖



# 微型小说两题

◎ 田流(新加坡)



## (一) 吃太平粮的人物

午餐时间已过，马林却还空着肚子，没用餐。因为，他临时应邀，要赶到H.L.大厦第12楼去，会见那正在“吃太平粮”的崩先生。

崩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原本是叱咤政坛的一位知名人物，也曾经是政府高层要员之一。曾几何时，为了一些已益而行差踏错，突然被革了职，丢了官衔。继后他只好通过一些人事关系，投入高界去谋一份有衔无权的差事。

事缘有个银业集团，欠过崩先生的一笔人情债，董事部估念旧情，好歹给崩先生安置在H.L.大厦的办公宝里，管理着几名杂役，偶而代表上司去派发什么奖学金、渡岁金、乐龄慈善金之类的工作。认真说来他崩先生目前是没什么要事可办的；集团里月间支付给他的酬薪，恰如他的同事所谓的“吃太平粮”。

如所周知，领“太平粮”者，皆属大机物或集团里无所事事白领“乾薪”的人物。表面上或许还有人装作殷勤地对他尊重，骨子里暗地抱怨他无异“尸位素餐”，工作轻松却享领高薪。



这一天，马林气咻咻地来到崩先生的办公室外，那询问处的小姐一见有陌生人来，忙问

“找谁？”

“我找崩先生！”

女职员看一看腕表，一脸轻蔑的神色：“崩先生大概出去吃午餐了！——不在！”

“我想……他还没出去吧。”马林接紧地说：“十五分钟之前，我们还通过电话——”

“现在是午餐时间，对不起，我也没空。”

“可是，我跟崩先生约好的……”

“什么？”女职员双眉一扬：“你们有约？——为什么不早说？”

“你没问我呀！”马林觉得这女职员，委实是盛气凌人：“小姐，崩先生到底在不在？”

“不知道！你自己进去看看！——向前走，左边最后一间！”她伸长了右手，指向侧廊内。

马林快快地迳自往内直入，一边儿忖度：想当年，任何人要会见崩先生，起码得通过“三关”，首先是接待处，跟着是保安处，再下去是秘书处，然后还得等上十来分钟甚至整个小时，才有机会让内部职员带领进内会晤他的。而今竟连一个小小的女职员，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以前在政府部门，即使傍晚下班时间过了，崩先生若是还在室内工作，外面的职员同事，是没有人胆敢个别收拾桌面，回家去的。）

此一时，彼一时。

马林不禁感慨万千，不堪回首话当年！

## （二）揭秘

通过“介绍所”的推荐，剑雄和慧瑛这小俩口子，总算聘请到一名外籍女佣，到家里来料理一切家庭事务了。

夫妇俩都有待遇不差的职业：丈夫是个助理工程师，妻子是一家洋行的人事部襄理。

小时候青梅竹马，年长后在同一间中学毕业便出来做事，顺理成章，两人日久生情，自然而然地相爱而结为夫妇。

做妻子的慧瑛，为人小气而刻薄；丈夫剑雄同样也是个性孤癖，缺乏人缘。两人婚后新居在四房式的政府组屋里，彼此都不喜欢跟父母亲同屋共住！

一年后，孩子出世了，婴儿嗷嗷待哺，家务繁杂，他们不能不即刻聘请女佣。白白胖胖的小宝贝，人见人爱，小两口子疼惜这第一个男孩，真如掌上明珠。

请来的女佣人，起初在家务工作的处理，不仅井井有条，而且她还相当地勤劳卖力。无奈时光未过半年，她交上了对面一家住户的同籍友伴，经常趁着主人不在家的时候，相约在骑楼底下的空场上聊天、谈笑。

对户的主人也是夫妇一对，只是没有子女，特地聘请女佣，纯粹是为他们涤洗衣裳和日备三餐。因为这户的主人是铁厂老板，每日监督工人劳作都得超过十个小时，老板娘也同样地在厂里做事：帮忙管帐，帮忙打杂，帮忙接待主顾，帮忙驾车返宅，再给丈夫送来早、午、晚三餐。为此，他们几乎每晚都得捱过八时过后，才会回到家里。

不消说，剑雄和慧瑛

俩，极少和对户的主人打过招呼。双方的女佣却经常地交头接耳话家常、谈生活等等，而彼此的主人人家都给蒙在鼓里。

有一回，剑雄家的女佣竟然抱着那不满一岁大的婴孩，跟友伴在附近的走廊上闲荡，一不小心让婴孩的额角，撞向一根电灯杆上，浮起了个小瘤。女主人慧瑛下班回家看见了，大起兴师问罪，女佣谎说是失慎抱婴孩时，倾身撞向卧室的门柱，才让小主人受了轻伤，然而雇主夫妇俩却把女佣骂足了一个小时！

小夫妻最近发觉婴儿在半夜惊醒之后，总是依依唔唔地辗转床第，不肯入睡。相反地，大白天和傍晚却常熟睡不醒。夫妻俩初先还频频赞那女佣，

非常擅於为婴儿催眠。直到有一日，婴孩因为着凉发烧，夫妻俩急忙抱着那小宝贝，到组屋附近的医疗所去给医生诊治，不料竟被检验出来：

婴儿的肠胃里含有酒精！

原来，当那小宝贝不肯睡眠的时候，女佣就用些甜酒渗在奶水里灌给婴儿喝的。

主人质问之下，女佣仍谎言回答：甜酒是她从自己家乡携带过来的，少量酌饮不致伤害身体……

身为主人的剑雄，闻言已怒不可遏；猛地一掌掴向女佣的脸上，直教女佣痛得眼泪都滚了出来！

❖





# 盼头



◎凌鼎年(中国)

陆渺渺对画家比对一般人高看一眼。她也爱涂涂抹抹，她也想当画家，这想法隐隐约约，因为她觉得她与画家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自从陆渺渺认识了青年画家娄妙笔后，她觉得圆画家梦不会很遥远的事了。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墨”，陆渺渺嫁给娄妙笔后，她有嫁给了“妙笔”的感觉，她的画确乎有长足进步。

也许比起一般的新婚家庭来说，陆渺渺与娄妙笔只能算是“贫下阶级”，家俱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小夫妻俩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画面上。娄妙笔是搞油画的，买油画布，制油画木框，买油画颜料等等都挺费钱的。但陆渺渺

无怨无悔，她相信丈夫娄妙笔迟早会脱颖而出，她甚至觉得娄妙笔天生是大画家的料。她觉得生活很有盼头。

陆渺渺与娄妙笔确实称得上“夫唱妻随”的典范。有人预言：若干年后，娄城将出现一对让画坛刮目相看的画家夫妇。

遗憾的是这个美好的预言结果并不美好——娄妙笔在被选拔去法国深造的前几天，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被撞身死。

仿佛天塌了，仿佛地陷了，陆渺渺哭得死去活来。这个突然的打击，对她来说，尤如把她生命的一大半掏空了，她至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说起来是诗人的夸张与浪漫描写，陆渺渺此时就有这种想法，她愿追随娄妙笔而去。可她不能，肚子里的孩子已三个月了，这是妙笔的骨肉，这是两人爱的结晶呵！——再难再苦，我也要把孩子生下把妙笔的遗腹

子抚养长大——这成了陆渺渺唯一的想法。

陆渺渺一个人拖一个孩子，本来生活已够艰辛了，加之娄妙笔生前因外出写生买资料等拉下了一屁股的债。虽说没人来讨债，但陆渺渺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她咬咬牙，还。

以前妙笔在时，生活苦是苦些，可苦中有乐，生活有盼头，如今，还有什么盼头呢。陆渺渺一见画笔，一见画就会勾起往日的回忆，就会触景生情，就会伤心不已，因此自妙笔去后，她再没碰过画笔。

陆渺渺毕竟还年轻，长得不俗，气质又高雅，于是，多位好心人来给她牵线搭桥，劝她重组一个家庭，下半辈子也好有个依靠。

开始陆渺渺一概不睬。她内心有这样一个想法：曾嫁给了妙笔这样出类拔萃的男人，怎么再嫁给一般的俗人呢。只是她没明说。

陆渺渺的心理防线，

在亲戚朋友的车轮大战下，开始松动了。

是呵，都九十年代了，难道还从一而终？不，我不是守节，不是要贞节牌坊……

那，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昔日的那份纯真美好的情份吧。

“如果你真对妙笔好，就嫁个条件好点的，让孩子过得舒服些，日后也有条件培养他，若跟着你受苦受穷，孩子将来没大出息，你对得起妙笔吗？老千年后如何向妙笔交待？”

这话击中了陆渺渺的要害，害得她大哭一场。

哭罢，思前想后，想前思后，罢了，嫁！

这次，陆渺渺嫁给了一个乡镇企业的厂长。

厂长这次是续弦。他完全有经济能力，也完全可能娶一个风骚靓丽的小妞作老婆，但他没有，他

认为那些女孩最多只能逢场作戏，不会有真感情。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交际场合带得出去的女人，画家老婆，这档子不低。

平心而论，厂长对陆渺渺不错。

陆渺渺平生第一次有了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镯、金耳环，有了法国香水，有了意大利皮鞋；平生第一次享受了桑那浴，享受了全套美容服务，还学会了打保龄球、打高尔夫球；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住了星级宾馆；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烤乳猪、炖河豚等——有人说她老鼠跌在了白米囤里。

陆渺渺也有恍若做梦的感觉。想想以前与娄妙笔的那种生活，真正是天上地下，不由人生以前都白活了的感受。

陆渺渺常呆呆地想，想以前的事。以前怎么这么傻呢，不去赚钱，不去享受。却苦行僧似生活着，去追求虚名。至今，她仍觉得妙笔是高尚的人，是



值得敬仰的人，但这样傻的人毕竟有些不合时宜，她庆幸自己不再傻了。

陆渺渺把过去的甜酸苦辣都锁在了一个箱子里，她将深藏在心中，轻易不准备再去触动，她要尽一个女人的职责，相夫教子，好好地过日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饱食思淫欲”。厂长生意做大后，在外面有了小蜜，小蜜不要名份只要钱，小蜜变着法儿哄厂长开心，也变着法儿掏厂长口袋里的钱。厂长被哄得神魂颠倒，而又心甘情愿。

厂长瞧见陆渺渺的皱纹在加深，觉得不如小蜜可人，常常不回来吃，不回来睡。其实最让他不顺眼的是陆渺渺的“拖油瓶”孩子越长越大。眼见别人的孩子在他家吃他穿他，厂长心里就不是味。心里不是味，脸上就难有好脸色。

陆渺渺竭力弥补夫妻间的这种感情裂痕，可儿子这活生生的一个人是抹

不去的呀。她好为难。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厂长迷上了麻将，一有空就砌长城，还时不时带人回来搓。一有人来搓麻将，厂长就让陆渺渺泡茶弄点心，一似在使唤佣人。这倒也罢了，最不能让陆渺渺容忍的是后来厂长索性带小蜜到家来玩麻将了。

陆渺渺再一次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她意识到自己与厂长丈夫原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属于自己的终究不属于自己的，勉强不得，她也不想勉强。

有人劝陆渺渺说：睁一眼闭一眼算啦，男人有了钱就要变坏，这是挡都挡不住的事。你一顶真，你的那一份也没有了犯得着吗？

陆渺渺已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了。一天半夜，儿子突然在梦中恐惧地叫道：“你不是我爸爸，你不配做我的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我爸爸是画家，我——爸——爸——是——画——家——！”

这个震动对陆渺渺来说非同小可，她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了。

厂长也知道，摊牌是早晚的事。他想用钱把事情烫得平平伏伏无后遗症。

“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吧？”厂长有心理准备。

陆渺渺在人生路上转了这么一个圈后，她认为留金留银，不如留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给儿子。

或许遗传因子在起作用吧，儿子的笔极有灵性，那一幅幅画充满了童趣。

儿子会有出息的！——她深信不疑。

陆渺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盼头。



# 极短篇3章

◎钟文灵(新加坡)



## (一) 别人穿过的鞋子

十五岁，她跟男同学有了性关系；偷吃禁果的理由是：好奇和好玩。

几年晃过，男同学已移情别恋。那天，昔日的情人结了婚，可是新娘子却不是她——这个失身多回的女孩子。

女孩子成长，不能不嫁。

中学毕业后，她遇上了一位白马王子。这“王子”风度翩翩，家境富有，未来的家翁家婆都很“钟意”她。

几次的约会，几次的出游，几次的拥抱和热吻…

…

两人情投意合，不屑半年的相恋就结婚了！

白马王子的家族庞大，亲友众多，婚宴摆上的酒席近面台，赴宴者近千之众！

新婚之夜，两人缠绵床第，共享鱼水之欢。

半夜过后，白马王子突然翻身下床。

新娘子忙问：“郎君干什么？”

白马王子一脸的愠容：“你是在什么时候给什么人占了你的第一次？”

“都九十年代快廿一世纪了！你还计较什么处女不成？”新娘子连羞带愧地。

“很抱歉！”白马王子截然答道，“我们难以白头偕老；因为，我最不喜欢穿用别人穿过的鞋子！”

## (二) 师徒之间

猛地一记耳光，把小苟子刮得双眼几冒金星，只听得做鞋师傅老潘破口骂道：

“你这小杂种，将来出去跟人家打杂工、扫地、倒粪，都没人会请你的！”



为了打翻一罐修补鞋底的牛皮胶，小苟子被师傅老潘又打又咒，足足骂了半个时辰！

从小就失去了爹娘，小苟子算是老潘的养子，也同时是他的徒弟。寄人篱下，徒弟不能不忍。

日过一日，年过一年，小苟子也不知挨过多少咒骂，受过多少掌掴。他丝毫不敢反抗，谁教他的父母，会同时在一场车祸里送了命？

其实，小苟子是蛮有智慧，顶能吃苦顶能干的。凭着一颗恒心和一双灵巧的双手，五年再过，他做出来的鞋子，并不比老潘做的差，更有出息的小苟子还偷师别人，学会做皮革手提袋和皮包、裤带等等。二十二岁那年，他离开老潘，动用了他多年来的一笔积蓄，搞了一家小型皮革商店；三十岁时，他可成了个小富豪了！

老潘年过花甲，目瞽耳聩，没法摆鞋摊子谋生，只好到一家商行当司阍。

他万万料想不到，商行的东主就是小苟子！然而小苟子却没忘恩，还暗地里吩咐属下，要好好地沐待老潘呐！

### (三) 无知

一篇寓言式的小说发表了，甚引读者们的瞩目：

“墙头的旭晃处，一行蚂蚁正沿着同条路线来往匆匆，像在接头互通信息，也像在忙碌着要搬家——蚁巢因为常要积水，非搬不可！

蓦地，一个身躯绚烂的数寸长蜈蚣，自蚁巢内徐徐闯出，群蚁四处奔避，莫不畏惧这庞然大物的肆虐横行。尤其是蜈蚣所经过润湿地带，已被蚂蚁族群视作“毒区”，万万不可触近。

蚁穴洞口的不远处，一只蟑螂目瞽瞽地在张望着，幸灾乐祸地旁观那无数的蚂蚁落荒奔走的狼狈情景。前些时候，他几被

蚂蚁咬断一条腿！

蜈蚣离开蚁穴，突向那蟑螂的面前冲来，爬行的速度竟格外快速，顿时吓得蟑螂振起沉重的羽翼起飞，贴驻在墙角对面的一根木棍上。

“好险哪！”蟑螂俯瞰着地面上那条蓝光闪耀的蜈蚣，像只英勇无敌的“百足怪兽”，悚然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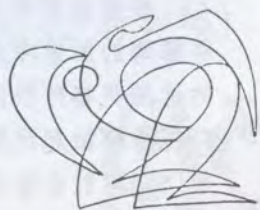
一名出道不久的文评家，大赞这篇短文写得好，写得妙。还主观地称道原文作者的写作技巧，分析了文章的主题是在影射某些人物，在现实中进行破坏群体生活的秩序云云。

其实，前文作者创作原意决非如此。

更可笑的是那所谓的文评家，竟连一条蜈蚣不可在蚁穴里横行霸道的普通常识都不知晓，他自然更不会知晓，在非洲的森林里，有一种蚂蚁于合群抗敌的时候，可将一只大象活活咬死，甚至嚼食得只剩一堆骨骼呐！❖

# 变迁

◎李国七



那件事发生前，潘莉倩是个极平凡的女子，有一位在中学教书的男朋友，本身在一间小学当教员，计划两年后分期供一间排屋然后结婚的。

关于未来，两人谈得很深入。

“一辆车够了。我先送你，然后自己上学。放学回家拐到你的学校去接你。”男朋友说。

听起来十分理想，以他们的经济来说，也没有更好的方案了。

“度蜜月就选巴厘岛吧！”潘莉倩建议，这是考虑双方入息后才提出的。

可是，生命中实在有太多不可预测的意外。

后来潘莉倩想起来，总是感叹：“不知是幸运，或者是不幸？”

那是学校庆祝教师节的当天。潘莉倩在忙著，突然校长陪着两个身穿西装大衣的中年男子来找她。

“哪位学生出事呢？”潘莉倩问。

校长摇摇头说：“他们找你为潘老师你的私事。”

潘莉倩莫名其妙，她从小跟外婆相依为命，一向奉公守法，难道一一男朋友出了事？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吧！”其中一位男子说。

“什么事？”

对方好像预知她的惊讶，只向校长提出申请：

“我们有个好消息想私下跟潘老师谈谈，不介意放潘老师走吧？”

“不，不，不！”校长说，然后看看潘莉倩的反应。校长是有些迟疑的。

潘莉倩的好奇心来了。

反正光天白日，她不怕。

一边走，两个人说：

“别害怕。我们是代表林家的律师。”说完递出名片。

这下子，校长真正放心了。

他们把潘莉倩载到一家律师楼。



两位律师把一些文件拿出来，说：“我们是要向你宣布你父亲的遗嘱的。”

“父亲？”

根据外婆，潘莉倩父母车祸逝世，那是许多许多年前的事了。

所宣布的财产是天文数字。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请潘小姐在这里签字，我们将办理一切移交手续。”对方继续说。

潘莉倩震惊得宛如梦游，只机械性地接过对方递来的笔，签下名字。

从律师楼出来，她直接搭德士回家。往常潘莉倩是不肯花这些额外的钱的。

外婆看到她的脸色，有点忐忑不安。

“嬷，到底是什么回事？”莉倩问。

外婆叹息。

“为什么瞒着我？”再问。

外婆轻轻吐出一口气，“我不想伤害你。当初你母亲把你交给我就自杀了。我带你去找你父亲，他避门不见我。你要我怎样办？”

“我该怪他吗？”潘莉倩问自己。偏偏发现父亲母亲跟她的距离遥远得毫无关系。於是决定接受那笔遗产。

父亲的其他亲戚是喧闹了好一阵子。但遗嘱立得清清楚楚，一切自然地由潘莉倩得了去。

生前对她不闻不问，死后才把所有留给她！可见血浓於水这句话是对的。潘莉倩想。

以前是妄想的，现在伸手可及。潘莉倩开始安排未来的计划。

她先辞工，转读法语

“你变了。”男朋友说。他是个敏感的女性，知道快失去女朋友了。

“我变了吗？”莉倩问自己。

也不是的。她仍是以前的她。不过最近有那个能力，一切以为是梦想的——实现。这一切，以前向往过，却因为没有那个能力而作罢。而且进修自己欣赏力也是高了，只觉得男朋缺点很多。

跟外婆搬到高级住宅区，又在父亲生前的社交圈子出现的潘莉倩，现在是个上流社会的名媛。偶尔还是约见旧日朋友的，但感觉上双方的距离忽然间隔了一道鸿沟或者汪洋。有的人不肯陪衬她，有的人为生活奔波没时间陪她，潘莉倩知道，往日的一切已失去了，包括男朋友。

得到一些，必定失去另一些。潘莉倩告诉自己。想开了也没甚么了。❖

# 琼花

他接到静娴打来的电话时，心里不禁暗叫“糟糕”，因为他忘了通知她有关自己被远调吉兰丹的事。然而静娴已从别处得知这个消息，同时希望他能在临走前与她再打一场羽球。

X X X

当他赶到约会地点时，静娴已先到了。她似乎比三个月前消瘦了许多，双颊凹陷，脸色显着有些病态的苍白。虽然她已是年过三十的女人，但若从外表来判断的话，恐怕也不易看得出实际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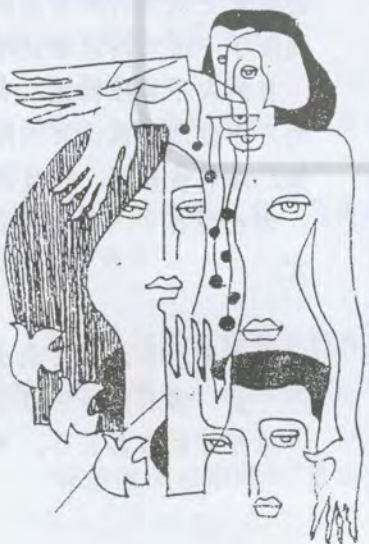
“咦，什么时候染发了？”

静娴摸了摸秀长的头发，莞尔反问：“志杰，坦白说，你觉得这颜色衬我吗？”

“这样很俏丽，蛮有精神的！”

“是吗？”说完，她低头吸着手中的咖啡。平时静娴就不多话，也自认缺点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事实上许多人也曾批评过她的不善辞令……包括了她那寡情薄义的前夫。

她是个画家，收入并不稳定，因此自离婚后不得不兼职教画赚取生活费。身为自立谋生、独立抚养儿子的单身女人实在也不容易。所以偶尔她也会露出黯淡的神情对志杰说：“幸好和家人同住，精神还有所寄





托。否则真不懂要如何面对生活……”

志杰是在去年认识她的。虽然目前彼此都明白对方对自己的感情，可是他们的交往却时亲时淡，仿佛从来都不曾认真过，似乎彼此能以这种单纯的朋友关系继续来往就已很满足了。因此，让这份似有若无的感觉顺其自然也已两人心中早有的默契。

“在哪里借了球场？”虽然志杰不太热衷于打羽毛球，可是也绝非生手。他和静娴实力相当，这一年来两人也常较量。

“附近的室内羽球场。”说着，她望向咖啡厅的门口。这时候有个小孩推门进来，他的容貌长得酷似静娴，“我们的裁判放学了，走吧！时间也差不多了！”

X X X

“OUT！”小孩坐在他还要高两倍的裁判椅上似模似样地以那带着稚音的嗓子神气地喊着：“轮

到柯静娴小姐发球！”

“运生，”志杰一面用手抹着汗一面笑着问，“怎么称呼她为小姐啦？”

“假如不这么叫的话，”运生一本正经地说，“妈妈会生气的！”

“别跟裁判说话。”正准备发球的静娴大声地抗议，“我要开球了！混账！”

“噢，你怎能这样骂我？”志杰嬉皮笑脸地说，“漂亮的女人不可以这样粗鲁，下次再犯可要罚钱哦！”

“双方不可骂架。”运生一幅严肃的裁判模样，“继续比赛！球员必须安静，小跟裁判说话！”

“运生！不是说小，”静娴更正，“应该是说：少！”

“是，柯老师。”运生嗫嚅地说。

X X X

志杰和她各取得一局胜利，在还没开始进行决定胜负的第三局前，三人席地而坐在墙角处喝茶休息。“还常通宵画画吗？”志杰一面抹汗一面问。

“偶尔。”静娴苦笑着，“也许老了，懒了……最近总画不出满意的作品。”

坐在一旁的运生插口说：“将来我也要像柯小姐一样读大学，不过我不要当画家！”

志杰见到运生那满脸认真的表情就忍不住想逗他：“那么你上了大学想做什么？”

“我要去厄瓜多尔研究蜥蜴。”运生神气地答，“然后写论文，同时也要到处演讲。”

“自从带他看了那套电影《哥斯拉》之后，”静娴边笑边摇头说，“他就时常这么说！”

“到时可别忘了给妈妈带土产回来哦！”志杰

继续逗他。

“土产？”毕竟运生只是个小学生，于是他回过头去问静娴，“厄瓜多尔的土产？”

“那是用鳄鱼皮做的手提包啊！”静娴柔声地告诉他。

“哦？”运生天真地笑着说，“原来那儿也有鳄鱼呀？真没想到啊！”

静娴忽然转过头去望着志杰，问：“调去吉兰丹分公司的事已确定啦！你要在那儿待多久？”

“这个嘛……”志杰没料到她会提起这件事，

“两年……三年吧？目前还不清楚，这还得看当地的业务发展而定……”

他的回答显然使她深感震荡，她低垂下脸喃喃自语：“那么久……？”

志杰实在不愿跟她再谈关于自己这次调动的事，於是急忙转移话题：“怎样？不想打第三局啦？这场比赛还没分出胜负呢！”

X X X

虽然第三局是由静娴发球，可是她却处处受制於对方的回击。结果她陷入了挨打状况。

最后，志杰以一记反手方向球从她的手上取得了发球权。自此以后，静娴的击球便开始乱了。甚至连接球也频频失误。

忽然，静娴大力地将球拍扔在地上，暴躁地喊着：“我不打了！我不打了！”

“不打了？”志杰盯着显得有些失常的静娴，问，“为什么？”

“今天的比赛就到此为止！”静娴的声音异常激动，“好吗？”

“可是……”志杰不解地问，“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呀！”

“我真的打不下去了！”静娴咬了咬下唇，似乎欲言又止。

“静娴。”志杰深深地吸了口气，似乎心里已经有了某种决定，“我很想在吉兰丹的球场上继续和你打完这场比赛！”

静娴沉默地望着他，脑海的思维混乱异常……那场失败的婚姻使她不自觉地退缩在自我局限的世界里自怨自艾，甚至丧失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尽管如今身旁有人小心翼翼地为她缝补伤口，可是曾经跌倒过的她始终还是害怕自己会在爬起后又步上相同的老路……

X X X

静娴和运生陪着他到停车场取车。一路上两人都没有交谈，只有运生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讲述着那厄瓜多尔的研究计划。

当他将车驶离停车场时，他从倒后镜中仍见到那两行一直往后倒退的身影在不停地挥着手。母子俩的身影在昏黄的天色中渐渐变得越来越远、越变越淡…… ❖



# 王涛诗六首

## 2. 信息

### 1. X号

他日夜不停卖命挖吸  
两岸脉脉青山注视  
灯火窥红了眼  
碧绿海水沙浆滚滚  
蟹儿死了鱼苗竭了  
伯仄的舢板青苔密布  
再靠近点他试探海潮的吼声  
强索大海沉淀的智慧  
浪峰一波波  
推不开混浊疑惑  
一艘艘渔船闪避远远  
天定海峡 今夜  
飘落哭泣的雨

多少谎言里  
凄迷烟雾中  
悄悄他来  
惊讶间，傲然他去  
在一杯未凉的咖啡时间  
岛与岛们关系已很亲密  
是的，是的  
心海海床已发痒了  
那古老的海洋呀……

攀上大树  
独坐枝干  
看枝桠  
一片黄叶  
静静地  
坠落  
涛声里

太阳鸟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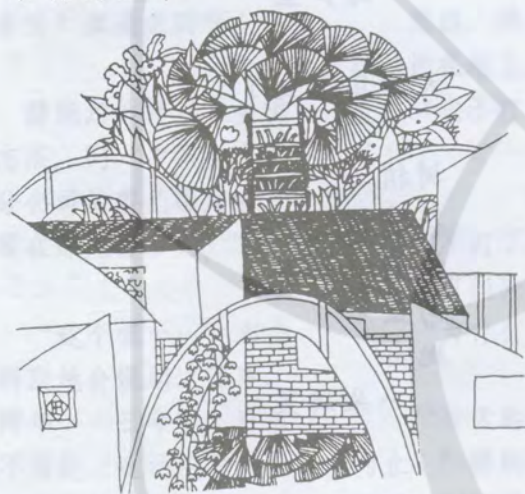
树梢  
花蕾  
悄悄地  
向蓝天  
抛出  
一朵嫣笑



后记：天定海峡一艘大船挖沙造岛，渔  
民反对声绵绵。

### 3.跳舞兰

累飞的蝶静静栖息  
仿佛一生的尽头  
且昏睡在寒露里  
风几时呼唤都无所谓  
任翩飞的美姿  
逍遥梦里凄情迷雾间  
天光后，你醒  
终要飞舞自己  
不朽的生命



### 4.木薯

无缤纷的花  
无茂密的叶  
无坚硬的干

一身粗糙的茧  
瘦成烈阳下的旗竿  
劲风疾疾中  
又挺直一节

脱去皱皮黑土  
更显露通体洁白  
耐到翻芭时  
条条都是硕壮的  
手臂



## 5.美国加州纪行之: KING KONG 大金刚

### -- 游环宇电影城

毛茸茸的手臂  
捆着冰冷坚硬的巨链  
在好莱坞山麓下  
一间幽暗的厂牢里  
遥想

茂密山林  
飞跃悬崖的岁月

忽然雄纠纠你屹立  
睁开火暴的怒眼  
张着狰狞洞大的血口  
电光闪烁中  
你嘶吼着

冒然闯入的巴士  
顿踏着地面  
捶打着强健的胸膛



大力拉扯着镣铐  
疯狂的咆哮: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在游客慌乱的惊叫中  
门闸  
已匆匆盖下  
耳后  
隐约传来  
你惨绝的呐喊  
当电流切断的刹那  
垂下疲惫的眼睛  
你颓丧  
在死寂的  
世界中



## 6.美国加州诗抄之: 白虎

### -- 拉斯维加掠影

思念的猎猎风沙  
不渝啊·白雪  
从冬天降临

那寒寒於炯炯光芒  
冷冷於一声声长啸

翻复庸赖的下午  
睥睨  
栏外  
黑的黄的白的

兽

# 吴岸诗4首

## 1. 童年的河畔

我回到了我童年的河畔  
青山默默  
绿水潺潺  
岸上人声犬语仿佛依然

我回到了我童年的河畔  
伸出指掌  
轻抚弱水  
当年留下的吉光片羽已难寻

今日河中戏水稚童  
是否也成他年离乡异客  
款乃而来  
依稀相认老船夫  
轻舟载过  
多少失落的乳名

淡淡夕阳下  
登船还是不登船  
此岸与彼岸  
曾让多少青春奔逐的  
水线——已不着岸……



## 2. 断章

轻车绕出市尘  
正雨后斜阳  
不约而同  
我们唱起童时的歌曲：

雪霁天晴朗  
腊梅处处香  
骑驴把桥过……

眼前霍然一字清澄  
一道飞虹  
横空飞落江波  
雨林苍苍  
椰影婆娑  
看对岸马来村落  
炊烟袅袅

停车驻足  
我们竟忘了来时的歌儿  
我们陶醉在暮色里  
直到夕阳西沉

回程中

我们又记起那未唱完的歌儿：  
好花采得瓶中养  
伴我书声琴韵  
共度好时光……



### 3. 破晓时分

破晓时分  
我听见一种奇异的声响  
一种全新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  
晨光也是奇异的新  
长夜的黑暗  
铸造了如此明亮的白昼  
生命的种子  
总是在黑夜里播下的  
我记起来了  
但我忘了我是谁  
我没有名字  
窗外的树在晨风中轻轻舞蹈  
我想  
今后即使有狂风来袭  
也可以随之舞的潇洒  
一面高歌  
片片的落叶  
都是新的生命



### 4. 树林仍然是树林

酸雨用苦涩的心情  
腐蚀一片树林  
腐蚀了树的枝枝叶叶  
未必腐蚀得了树的坚心

如果换成是一片垂老的树林  
何妨让疾风去摧枯拉朽  
那会在原地在不久  
长出一片蓊郁的新生密林

人间有酸雨  
人间有树林  
不论风雨是何居心  
树林仍然是树林

# 沉默

(组诗)

◎杨邪(中国)

## 1. 另一枝头的雀

那雀在亢奋不已  
猝地让一缕 声响的锐利  
坠  
落  
应声而至的这只激动的手臂  
意外发觉  
竟另有一对矫捷的翅膀悄然射出  
自斜刺里  
正愈掠愈远愈掠愈远



## 2. 不爱表示的你

一阵阵的掌声不知有过多少次了  
反正跟你无关  
你就坐在这一排醒目的位置上  
你就这样醒目的与掌声无关  
而台上的茶杯盖儿  
于是便有些很不自在了  
一次次的掀开 一次次的盖上  
复又掀开  
完事时他在台上某个角落盯你  
你看见了  
你没看见



### 3. 思想的鱼

一尾搁浅的鱼  
犹未停住呼吸 眨眼  
现在摆在盈溢笑意的  
酒杯边  
任酒杯慢慢的消受  
任杯酒慢慢的消受  
这鲜嫩的娇躯 这可爱的小脑袋  
而酒杯和杯酒都不会知道  
被自己慢慢消受着的  
还有夹杂的  
许许多多的念头



### 5. 静穆的湖

静穆  
繁衍一片颜色 生机无限  
这些生机的颜色  
是否意味着某种爱心  
是否无色洁净的湖们都包藏  
某种残忍  
或许 这些生机的颜色  
只是寂寞

### 4. 令我无法抛弃的书

这本书一直在我书桌上  
摊开来  
合上 摊开  
又合起来了 又摊着  
蒙尘了  
尘拭去  
又尘了 又拭去  
这本书告诉我这屋里的降尘量  
我不晓得摊开来多少次  
尘反复拭过多少次  
我无法晓得

## 6. 哲学的山

山的意思  
就是高  
就是一定程度的方圆  
就是昭示存在  
就是增加地表  
还是为了制造一种 障碍  
还是界定几个空间  
还是竖起神秘  
还是什么也不是  
只想遏止我不由自主  
欲无尽延伸的视线



## 7. 无言的石

石没有枝桠  
没有叶子 烂漫的花  
暖风缕缕微拂  
鸟对树说了一晨的  
情意绵绵  
渐渐开始渴望可口可乐  
或一听别的易拉罐时  
她瞥见了石  
便俯身冲下边粲然一笑  
十年前  
我准会嫁你

## 8. 不倒的塔

什么都倒了  
塔 不倒  
几多年不倒了  
又将几多年不倒  
没个定数  
塔 不倒的塔  
不倒就是生命  
生命不在于运动



## 妈妈的眼睛

(工大)

□覃泳舜



“美丽的美丽的天空里  
出来了光亮的小星星  
好像是我妈妈可爱的眼睛  
妈妈的眼睛 我最喜爱  
常常希望我做个好小孩  
妈妈的眼睛 我最喜爱……”

我用手指轻轻地拨动着吉他弦，我们四兄弟姐妹一起用情地把心底最真的歌声唱给亲爱的妈妈听。歌曲柔柔的旋律顿时让这一栋小小的屋子容纳了最浩瀚的温情。我偷偷瞧见妈妈的眼眶盈着闪闪发亮的泪光，然而妈妈最终还是没有流泪……这温馨的一幕已是去年母亲节所遗留的美好回忆了。

从小至今，我未曾仔细地正视妈妈的眼睛，只是潜意识地知道妈妈曾经有一双美丽的灵魂之窗。为了深个究竟，我拉开妈妈的抽屉并拿出好几本陈旧的相簿来翻看。

泛黄的黑白相片里可以看到妈妈在不同的年代及场合所留下的身影。每一张相片都是多年前被菲林所“记载”的回忆。当时的一举一动，仿佛在光阴的停顿下凝固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岁月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它的步伐，青春亦没有因此而长期写在脸上。妈妈就此被无情的岁月遗弃在后头……

相簿里历史最悠久的相片是妈妈儿时的全家福。真不敢相信里头一对年轻的夫妇及一群可爱的小孩就是如今年迈的外祖父，外祖母。舅舅及姨妈们。我费了好一段时间才辨认出那一个小孩子才是妈妈，

凭借的是那双熟悉的眼神。妈妈当时并没有看着镜头，仿佛在远望一个遥远的地方，流露出一种对于前途茫然失措、无奈的表情。

妈妈年少的生活也的确如此，坎坷穷困的生活不容许妈妈继续升学，中三还没念完就被迫投入社会的万花筒干活以补贴家用。年纪轻轻就必须面对社会各种各样冷寞无情的面孔。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这一切无疑地塑造出妈妈坚韧不拔及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性格。

妈妈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当年的辍学实在让人感到非常可惜。尽管如此，妈妈却从不放弃对于知识的追求。她每天一定会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把一份报纸彻底读完，可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妈妈为了弥补当年辍学的遗憾，她把最好的教育给了我们。

我继续翻看手中的相簿，看到了妈妈年轻貌美的倩影。当年妈妈那双乌溜溜的双眸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及亲切感。匀称而标致的娥眉，更衬托出这一对眼眸的迷人之处。正是这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神态，在将近三十年前的一次旅行中，被一位我们目前四兄弟姐妹称呼“爸爸”的男人看上了。在他们四目交投的那一刻，躲在彼此“灵魂之窗”里脆弱的灵魂就注定要纠缠不休了。从此，就掀起了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妈妈与爸爸的结婚照。英俊的爸爸与秀气的妈妈一同握着插满鲜花的绣球。披上婚纱的妈妈绽放着灿烂及动人的笑容。妈妈的眼睛闪烁着快乐、幸福及美满的光芒。弯弯睫毛下看到的是对于成立一个可爱家庭的期待及憧憬。爸妈不久前庆祝银婚周年纪念，庆贺彼此已经携手走过四分之一世纪。其中包涵着许多的爱、包容及忍让。身为子女的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在岁月的摧残下，妈妈如今必须戴上老花眼镜方可看得清报章上的字体。偶尔，妈妈那双眼睛仿

佛被一层云雾遮盖一样，忘我地在遐想些什么似的。是不是又再为我们的前途而操心？ ❖





# 离别前的聚会

【文学蓓蕾】

□ 芷芳



我永远无法忘怀，当我向我两位最要好的朋友——菁和燕说出我要远赴柔州接受三年的师训生涯时，从他们脸上所流露出的惊愕和依依不舍的神情，从中，我深深体会出“语言”并不是人类之间唯一的沟通桥梁。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些行动往往比任何言语来得震撼人心。

我打从心里明白我这两位好友并不十分赞同我投身教育界的决定。但，多年的相处已让他们明白我执着的性格、坚持到底的脾性。所以，她们选择了支持。除了奉上真诚的祝福外，也为我准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叙别会。

那一日，是1996年8月13日，也是我将要去学

院报到的前一周。当日，清晨6时左右，我就被菁和燕从床上拖起来，在我睡眼朦胧之际已被她俩塞进车里头了。

原来，她们为了要我在远赴柔州受训前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已在实兆远附近的峇迎海滩订下一间海滨小屋，为我举行一个特别的离别聚会。当我获知这一切后，内心的感动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欣然地接受了她们的安排。

在那两日一夜里，我们尽情的玩乐。上午，我、菁和燕在大海的怀抱中畅泳，互相追逐嬉戏。当我们玩累后，我们会选一个较少人的地方，一面吃着可口的食物，一面欣赏大海的雄姿。海在阳光的照耀下泛起了点点银蓝色的光芒，它接连着淡蓝色的天空，构成了一幅水连天的景色。

当黄得时分，烈日西

沉，暑气全消时，我、菁和燕一起到海滩上散步。我们故意赤着脚，踏在那软软的细沙上，享受那柔软的感觉。但见海天一片。海如被涂上了一抹浅灰色调，使它更觉广阔无边。海滩在暮日下已不再泛金，而变成沉静的灰蓝色。这时，泳客多已归去了，沙滩平平的伸展，天色已越来越黑了。迎面吹来的是清凉的海风。此时此景，使我们深觉天空之广大而自身的渺小。我们三人就会这样呆呆地注视着这大自然的景色，久久不能自己。当我们“清醒”后，常互视而笑，我们如银铃般的笑声在那寂静的沙滩上随风飘扬，似乎越传越远，但我知道在那一刻我们的心是靠在一起的，我和菁、燕的友情也在那一刻随之加深。

因这聚会，我明白了友谊的可贵。我深知，不管往后的日子如何，不论我要面对多少的风风雨雨，只要我一想起远方的家乡有菁和燕在为我祝福，我会有勇气使自己活得坚强。那夜，我在潮起潮落中沉沉睡去。





特  
级  
推  
销  
员



□ 曾经

(江沙崇华国中)

度过了一段说远不远，说近也不算近的车程，我们一行六人包括“护送天使”（朋友的双亲），终于由江沙皇城到达这个生地生疏的大山脚，心中难免会有着一股莫名的喜悦，只因大山脚已在我小脚之下，而大山脚边已留下我的足迹。

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只因我们这四个女生通过电话而寻获一份售卖洗车水的工作。老板在电话中说这份工作是不需日晒雨淋，工作时会有位子可坐，而不需要家家户户去推销产品。世间竟然有这么轻松的推销工作，我们高兴得仿佛捡到宝一般，不加考虑就答应了。

当天我们与另外两位来自吉打州的男生一起上了一堂课，听了一些有关推销的技巧，唯一的好处是学到了一些IQ和EQ课程。我们被安排明天过海到檳城去实习。那两位男生也与我们明天一同过海。相处之下觉得他俩也蛮健谈，巧合的是他俩也和我们相同是在趁SPM成绩未公布到来做假期工，以便赚取零用钱和吸取工作经验，趁机在半工作半旅行下度过三个月等待成绩的日子。

最不愉快的是薪金，只因老板先前不曾告知售卖不到公司所订下的目标将会扣薪，当时的我们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双耳。如果当时朋友的双亲还未离去的话，那我们肯定会选择归家。在别无办法之下，我们决定看看工作环境如何，一切都要等明天过海后才做决定，因当时的天色已黑，只好在大山脚过夜了。

一夜没睡，只因我们四人被安排睡在客厅，想睡又担心被人一个不小心送上一脚，因此决定与朋友们小声闲谈，也可数数有多少人会上厕所。结果第二天一早，四人都仿佛是中国熊猫，只因四个女生都有着熊猫眼。

一早，把所有的行李搬上老板的车之后，我们便随着那位只大我一岁的经理去乘巴士过海去了，这次的车程仿佛是坐马一般，道路多处凹凸不平，几乎令我反胃。

度过了一天所谓不用家家户户去销售，但可要在每辆车或摩多西卡车主在添油时，以最快的速度介绍完手中的一大二小的洗车水。真要命！对于那“有位子可坐”就更可



笑，那风水位只不过是油站公司凸出的墙角当椅子。

回到宿舍后，一进房关门后就一个个大吐苦水，大家都有相同想法，就是决定明早归乡。

晚餐后，我们各自摇电话向家人吐尽苦水，泪水也情不自禁的往下流，明白事理的家人也赞同我们归来。另处那两位来自吉打与我们同是天涯受苦人也在不远处那电话亭，或许也是吐苦水吧！

原以为明天要离去了，便礼貌上的通知那位经理一声，那知他竟硬要我们过完三天实习试用期才可走，但我们四人却连多留一天也不愿，因此也依旧硬收拾好一切，决定明天来个硬走。我们没有与他签约，没有必要过了试用期才可走，尤其女生是善变与受软不受硬的，当我们决定要走后，谁也是阻挡不了。

也许见我们深夜依旧亮灯有人声，两位吉打男生来敲门，当时正担忧不懂乘什么巴士到码头，便拉他们进房想办法。

那两个瓜说他们有地图，并且知道巴士站在那里，真感激他俩肯帮忙，也幸运认识他俩。唉，真所谓：“出门靠朋友了。”

他俩更提议我们偷跑，明早他俩装晨跑为我们开门，之后再小心偷跑，只因那经理与主任都睡客厅。最后我们也决定偷跑，如失败才来个硬跑也不迟。

解决烦恼后，大家没想到会那么的谈得来，一谈又到凌晨，房门又被敲。看见那被人吵醒的脸孔，便先下手为强的拉他参与我们的“座谈会”，没料到他竟然与我们同年，如今房内坐了七只猴子，谈得非常之合拍。

快乐不知时日过，门又再次被敲，这次的敲门者我们不欢迎，此人正是那位经理，也许见那三位男生凌晨不出来而亲自来赶人吧！我们交换联络地址后便结束了座谈会。

第二天我们偷跑不成功，因大门被那经理上销，结果我们硬走，将门钥匙还给经理后打了个电话给老板，但没人接电话。我们拿着行李，没留下一句话给经理的在他面前离去；他也沈默无言，也许知道留我们也没用吧！

原以为这份工作很好，仿佛拾到金宝一般，那知到来后才知拾到一堆粪，不管如何的出尽办法来洗去手上的臭味也没用，只因心中已留下那个污点，永远也洗不掉。不过经一事，长一智，我终于体会到要寻找工作是要三思的，如一个不小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



【文学蓓蕾】

□黄欣薇

(江沙崇华国中)

# 我的星星 在那里

美露是个病人。她今年九岁，比我大三岁。她有一张可爱的脸和蓬头的卷发。美露是刚搬进来的新同伴，我很喜欢找她讲话。美露说她有一颗星，那颗星是她奶奶生前告诉她的。

“喏，你看！那就是我的星星。它不能再发光了，因为我要走了。”美露指着天上的一颗星对我说。我揉了揉双眼，抬起头观看，那颗星在星群中，果然是比较黯淡的一颗。

“美露姐姐要去哪里？”我躺在她的怀里，不解地问道。

“星星的尽头，和奶奶一起。”

“那一定是个很美的地方。”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嘿，我奶奶也是这么说。我快要见到她了。”美露愉快地说。

“我也要去！”我嚷着。

“你不行，你还有星星。”

“星星？”我迷惑地问，“我的星星在那里？”

美露顿了顿说：“我也不知道。”

“每个人都有星星吗？”

“对！奶奶是这么说的。”

“可是我不知道它在那里。”我难过地说。美露拥着我，亲了亲我的额头，缓缓吁道：



嗨！女孩  
你好忧郁  
你好悲伤  
你好孤寂  
虽然 你没有  
亲爱的爸爸  
亲爱的妈妈  
但请别 请别  
伤心 哭泣  
你知道吗  
我的心好疼  
让我做你  
亲爱的爸爸  
亲爱的妈妈  
好吗？

美露刚刚失去父母时，整天在哭泣，这首歌是美露的奶奶安慰她，唱给她听的。

两个月后，美露在床上沉沉地睡了，我叫不醒她。当我望向窗外时，她的星星已消失了。我躲在房里哭，院长走了进来。

“美露姐姐不要我了，她要去她奶奶那儿。”我抬起头，含泪地望着院长。

“傻孩子。”院长慈祥地抚着我的头，“美露不是不要你，她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要陪美露姐姐一起去，但她不给我去。”我硬咽，“她，她……她说我有星星，不能去，就丢下我了……可是我却不知道我的星星在那里。”院长轻拍着我，任由我哭。

“院长，”我擦了擦泪水，“为什么美露姐姐知道她的星星在那里，我却不知道呢？”

“因为你没有爸爸、妈妈。”院长说。

我把头埋进院长的怀

里。“我是孤儿，对不对？美露姐姐说，没有爸妈的孩子就是孤儿，对不对？”

“唉！”院长难过地叹了口气。

“美露姐姐答应我，做我爸爸、妈妈，那我就不用叫孤儿了。现在她走了，我又变成孤儿了。”我哭着说。

夜晚，天上的群星发出闪闪的亮光。我用手托着下巴，轻轻地挨在窗旁，泪水充满了眼眶。

天上有那么多的星星，每一颗星都有主人，可我却不知道那一颗星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星星到底在那里？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孤儿，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孤儿！ ❖



# 懒人的梦

【文学蓓蕾】

□皮卡丘

早上11点起床，中午12点上班，一个小时后用午餐，三个小时后早退下班。

为什么他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只因他是小老板，大老板是他的父亲，一个纵容、溺爱他的银行家父亲。

自小失去母爱的Andrian，今年才25岁，大学毕业，但听说大学学位是用钱买回来的，因为他即聪明，又好吃懒‘读’，能够大学毕业是奇迹。

他有两个家，在父亲的豪宅过夜，或者来我的房子睡觉；随便他想怎么样，反正他有交房租，用他父亲的钱缴交。

他来公司不是工作，美其名为董事，其实无所事事，躲在办公室里玩ICQ和电动游戏，从不需作出任何公事上的决策或计划，一切由他老爸决定。基本上，他是毫无任务在身，绝对多余的董事。

Andrian最怕塞车，所以他在下午4点收工，驱车到我房子睡觉，不然就

懒人Andrian今天又没有上班，他清晨7点少见的起床，床单都没有收拾，枕头留下大滩口水，带著惺忪的熊猫眼去开动车子，一个人往南走。

他只留下一张字条给我，写著：“老友，我去新加坡玩，3天后才回来，记得喂‘阿细’。”

Andrian是一个超级大懒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懒散的男人，他是我的室友，跟他同住了两年，多多少少感染他的恶习，虽然他要求我帮他喂白老鼠‘阿细’，我也懒做。

他真的是很懒、很懒，每天半夜三更睡觉，睡到



看电视、吃垃圾食物，傍晚7点约会她的女朋友，在楼下的餐厅用膳。原因很简单，不用开车浪费精神和时间，也多得他有一个对他唯唯诺诺的笨女友，每次亲自上门来找他，甚至打包晚餐给他！

每个周末，Andrian把他堆积在我房子一个星期的衣服，拿回他家里给女佣清洗；他的牛仔裤，两个月才洗一次；他的名贵白色跑车，被沙尘沾满，脏兮兮的咖啡色，看上去一点都不名贵。

今天早上，我看了Andrian留下的字条后，又倒下床睡了……早上8时20分，我被手提电话的铃声吵醒，是Andrian父亲的律师Roger打来的电话，他严谨地说：“Andrian的父亲昨晚心脏病猝发逝世了，他留下一笔巨额的遗产给你。”

我以为自己在作梦，一边拭擦眼睛一边问：“你说什么？这关我什么事？他的遗产理所当然留给独生子的Andrian啦！我跟他非亲非故，几时轮到我的分？”

没想到，Roger竟然说：“就是轮到你的份，Andrian好吃懒做，他父亲对他毫无期望，只留给他三分之一的遗产，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你的，还有……遗嘱指定你出任董事，取代Andrian的位子。”

一夜之间，我才发现，有钱真好，要什么有什么，我买了一幢3千万的独立洋房、140万的豪华轿车、设立一所音乐学院及一间酒廊……，可谓得来全不费力气，一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

“哈哈……哈哈……有钱真好！”我驾著名车飞驰在南北大道，得意忘形地失声狂笑……

手提电话又响了。

“喂，是谁，别烦著我休息。”我迷糊中拿起接听。

“是我，Andrian，我的车子半路抛锚，你今天没有上班，请快来帮我修理。”电话上是Andrian的求救声。

“Andrian向我求援，有没有搞错？”我难以置信地心想，睁开了眼睛，

看看手表的时间。“哇！什么？2000年2月22日早上9时45分？这……这……。”再看周围，依然是身处破旧的小房子里。

“你说什么？快来帮忙啦！”Andrian吵嚷著说。

原来，的确只是一场梦，一个汽车修理员的美梦。

“唉，还是做一个为生活忙忙碌碌的普通人吧！这样会更有意义。”我无奈的傻笑。





# 信笺



## 安顺德修女中

□陈丽青

我有个大我六岁的姐姐。小时候，我常常看见姐姐在一张纸上不停“沙沙”地写着。那一张张的纸上充满着颜色和图画，深深吸引住年少的我。

后来，姐姐告诉我这些纸叫信笺，是用来写信给朋友的。每一张长长方方的信笺就像一页美丽的图画，带来无数趣味。姐姐也非常疼我，每回买了信笺后都让我先睹为快，欣赏各类型的信笺。

原来信笺也可以分为许多种类。有些是纯黑线条衬托着各种不同的颜色有些会印上一幅小小方寸

的图画，那小小方寸中还有许多是外国名画的复制呢！有典雅庄重的古典主义画派，有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派，还有缤纷缭乱的现代艺术品等，真是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此外，有些信笺还会写上几句精致的句子，使信笺显得更有诗情画意。

十二岁那年，我终于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信笺。这套信笺是姐姐出外公干时买给我的。信笺分为五种不同的款式，其中还附有同样图画的信封。信笺上尽是美丽动人的人物及风景描绘。这套信笺我仍收藏着，一直不舍得用。

上了中学后，我也开始掏出腰包去买自己喜欢的信笺收藏。每次到百货公司文具部溜达，我总会逗留多时，细心欣赏精美

的信笺。即使我身无半文钱，我也会坚持到文具部走走，以解我相思之情。

从珍藏信笺到与他人通信，让我对信笺有了更深一层的喜爱和认识。别人的设计自己看得多了，我也兴起自制信纸的念头。自制信笺确实别有一番滋味。每一张信笺都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独一无二，世上只此一张。当一张张精巧细致的信纸映入眼帘时，让我陶醉在一个充满美感的艺术世界里。

当我把自制的信笺寄给朋友时，得到他们的赞美与欣赏，让我更兴奋。我也因此为我的作品而自豪。日子久了，无形中我可得到美的熏陶，也可以提高我对艺术的鉴赏力。虽然如此，我仍不停寻找一些较为特别、与众不同的信笺，毕竟信笺仍是我的最爱。

信笺是陪着我成长的小玩意儿。它的图案的精致美观，别出心裁的美术设计，让我对自己的艺术天分增加信心。信笺更为我带来了好多不同州属的笔友。





## □马来糕

(太平华联国中)



正当我绞尽脑汁，埋头于堆集如山的学校功课时，窗外传来一阵阵叫骂声。我和妹妹相视对望，同时轻轻抬起头来。屋后的一对夫妻又吵起架来了。

说他们是怨偶一点也不为过。自我懂事以来，他们每隔两三天，就会在傍晚或深夜时吵架。夫妻间互相指责的咒骂声中夹带着孩子们惊惶的哭声，每个邻居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互相埋怨，一边吵，一边敲打桌椅，听得我一阵阵心寒。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报上所报导的夫妻互相殴打事件会否真正在这儿上演。我暗自心惊。

这对怨偶，丈夫是一名德士司机，也是名副其实的酒鬼。他常常带着一身酒气回家，一面高唱邓丽君的老歌，一面跌跌撞撞地进家门。他的妻子是

# 怨偶

一个身材肥胖的典型“师奶”。她的嗓子奇大，并且刺耳极了，一骂起人滔滔不绝，挺令人吃不消的。

当酒鬼和胖“师奶”同住一个屋檐底下，吵架是他们生活的主题。我很难想象他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生活。我还记得小时候，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吵架时，我们三姐妹吓得卷缩在角落哭泣。他们的一个养女和一个亲生幼儿，天天都挨打受骂。每次听到他们打骂儿女，我的心便很难过。

这样的家庭悲剧不是旁人所以理解的，十多年来，他们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的情况已是司空见惯了。我担心火山总有爆发的一刻，因为他们这样的吵架法已经不属于那些所谓的夫妻间偶而拌嘴的生活小情趣。他们有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所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实在无法想象，当年那一段让他们踏上红地毯的深情，究竟是如何被侵蚀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不是生活柴油盐米都会让世界上所有的夫妻变得毫无初恋时的深情可言？从一对佳偶，变成一对怨偶，这是一个多么悲哀又无奈的现实！

我想，他们的悲哀不属于“我爱你，你不爱我”的那种情况，而是“我不爱你，你不爱我，却必须互相依赖”的情形。他们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妻子若没了丈夫，经济上就没了依靠；丈夫若失去妻子，生活上就没人打理；孩子又不知道归属谁抚养。事实上，他们夫妻俩都没资格做个称职的父亲或母亲。

他们已伤害到他们的那双子女的心理，这对于两个小孩日后的婚姻观念和生活有重大的影响。我只能在心里为他们的子女祈祷，毕竟上一代的悲剧早已无法改变，就期盼下一代的人们能够幸免吧！

❖

# 童年回忆

□ 琪妮



蔚蓝的一片天空，鸟儿自由自在的飞翔，草地上的小孩三五成群的在嬉戏。坐在大树下，凉风习习，一阵阵吹在脸上，舒服极了。望着前方那几间木板屋，令我回忆以往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小时的我真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家境贫穷，住的是用木板盖成的房屋。不但如此，就连基本的设施，比如电流及自来水也缺乏供应。所以，我们使用井水来烧菜、煮饭及洗衣服。晚上则使用油灯来取得一丝光线。由于屋子四周围都是树林、杂草，因此时常有蛇鼠出现，而不时还听到虫鸣的叫声。

犹记得离家不远处有个山菜园，里面种满了水果及蔬菜，那是家人辛辛苦苦栽种出来的。我们不但可以享受到甜美新鲜的蔬菜及水果，而且还能节省了许多买菜钱。妈妈只需要到市场买些肉类、鱼类。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把多余的蔬菜及水果送给亲戚朋友或邻居，以养成守望相助的美德。

在家的旁边也种了几棵番石榴和芒果树，一些顽皮的小孩总喜欢来偷采，当我和妹妹看见时，我们就大喊母亲大人，吓得他们像见到巨人般跑得不见踪影。但是，不到几天，他们又来了，真拿他们没办法。

住在乡村，当然比较“胆小”。遇到一些推销员，我和妹妹便会像见“鬼”一样跑回家里藏起来，有时一不小心会踩到那些香喷喷的“米田共”。

由于家境不是有钱，比较少有玩具，也不敢向父母要这个要那个的，年纪虽小，但已懂得如何节俭。小时的玩意可说是非常写意，令我印象最深刻



刻的是我们总爱把一张长方形的凳子放在一张短凳子的上面，以形成一个简单的滑梯。然后我们把鞋子放在凳子上以让它滑下，比赛看谁较快，那就是赢了。有时，一些不服输的小朋友会吵嘴，但是，两三天他们又和好如初，一起玩耍了。

每当傍晚，我们全家人会在树下乘凉等待父亲下班。巧遇父亲体息，我和妹妹喜欢乘着父亲的电单车到处兜风。每逢中秋节就更热闹了。父亲会带我们去砍树枝，然后在晚上把它插在沙堆上。随后，把蜡烛一一插在枝丫上，

形成五颜六色的树枝，增添不少中秋节的气氛。我和其他的朋友也喜欢提着灯笼，一行列走向树林里，有时一些灯笼着火，或是给风吹灭了。在黑暗的树林，会把我们吓哭了起来。

在刚念幼稚园那年，一位商家发现我居住的那带地区有锡米，要利用开发锡矿。当时的锡价很高，采矿这个行业非常盛行。我们的房屋被迫要拆掉搬迁。在毫无商量的余地之下，我们只好依依不舍的离开家园而被他们安置在一间废弃的工厂。那儿的地方面积好大，而且还有几间房间。由于邻居多，

一些较大的地方，就把它围起来，已足够分配给大家居住。初时，我们都觉得不习惯。但所谓：“既来之，则安之。”逐渐的，我们也适应这里的生活。每逢有什么大日子就更热闹不过了。在那儿，我还认识了许多朋友，年纪相近，所以相处得很融洽。在不知不觉中，就住上了七八年。许多地方已经破旧、损坏，加上某地方有新建的房屋，我们各户人家就逐一搬走了。

我从回忆重回现实，虽然以前的童年生活过得清苦，但却是多采多姿的啊！



# 我爱写日记

“今天，我真的很不高兴，因为我收到一份让我觉得伤心的礼物。我真的很不想收到这份礼物，我不想这是事实。我很心痛，但我还是要面对。我很生气，为什么那么粗心大意。若不是自己的疏忽也不会把分数白白的送回给老师。我责怪我自己，为什么要把五分抛进大海让它沉没。我的华文考试的得分又走下坡了——又退了三十分，因为这原因足以让我整天默不出声了。我觉得很羞耻，一位华校生打从一年级开始至今天，已学了十二年的华文，反考出这种成绩。我真的不知怎么再去应付即将到来的SPM考试。我觉得整个人好像泄了气的气球提不起劲来。我心碎了，我……”

这是我每天都会做的事，也是我最爱的嗜好——写日记。我对它很忠心，每天晚上都要向它报告一些事。记得当我在写这篇日记时，我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很矛盾。我还记得，当时“丽的FM”还在播着张惠妹的歌曲《哭不出来》。那时候，我的心情就好像歌者一样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以泪洗脸也于事无补，反而还会增加更多的烦恼与痛楚。

我很喜欢把周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不论是开心或悲伤的事情，我都会写在我的日记簿里。它是我最好的倾诉对象，因为它不会出卖我，我也已把它当作是我的知己，我的忠诚伴侣。

在我的日记簿里可看到三种语文，那就是华文、英文及马来文。写日记除了可以记载生活上的点滴，它也可以磨练我们的文笔及多观察围着我们的事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也可可——的把它记录下来，以作为以后最好的参考。

翻开以前的日记，我发觉，有些事情真的是很高兴的，但有些则会让我感到很伤心。我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所以对伤心或让我深受痛苦的事印象都很深刻。每当我翻开日记簿，每件所记载的事都会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今年的日记里不愉快的事比开心的事还要多，不知是否今年要面对的事比去年多，还是我越来越多心。今年我要考SPM了，我所承受的压力，我一一的写在日记簿里。当我觉得有必要时，我会打开日记簿，重看自己曾对日记簿许下的诺言，勉励自己提起勇气面对事实，不要活在幻想与追忆里，也提醒自己不要再犯错。

日记簿里有着我种种美好的回忆。我也越来越爱写日记了。无论是让我开心、悲伤的事，我都一件件的把它记载在我的好友身上。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么做。

安顺德修女中  
蔡翠桂





# 失恋者的心情

□小颖



在这个分辨不清的季节里，有谁会停下脚步留意已盛开的花朵？想起那段往事，言之泄气，思之惘然。

那场别离，让我脱离不了情感上的束缚。也许是我老爱自困于“情笼”吧！似乎不能容于风雨飘摇的生活中。

我冷却的心，是多么的落寞，多么的傍徨和无依。一如举目无亲的孤儿，正如天下虽大未知何处可以容身。那场暴风雨带给我的挫折或一时困顿，令我深深感到不平，烦恼和苦痛。

再多的苛求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徒伤身心。前

途的崎岖坎坷无不时增加内心的灼灼伤痛，空虚的心灵会更感到失望及空无所有。每一段往事都会挑动我的心弦。

那份情最后也必归幻灭，那份哀愁是无法抵抗，无法逃避。七零八落的爱情已永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否则实在不堪设想。

那些旧恨新愁涌在心头正如一道无法攀越的高墙，但我们不幸竟被隔离着。未知的结局总是一个谜。血染的心情都茫茫地在心底悸颤。我的梦已碎得如那玻璃片，经不起无限的长考验。

我已失落得太多，那一剎心的哀鸣，如泣如诉使我有着无能与怯懦。如今我已是一无所有，无可奈何的别离又在心底掀起一种自戮悲哀的浪涛。

挥别了那份爱，我尝到了相思的涩味，也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原来爱不如我想象中的那样甜美。

如今，当我从那爱情中醒来时，现实仍是一片空白。然我已不想再去追寻那飘渺的爱情了。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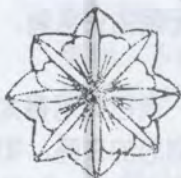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 (2) “清流·交流”栏——欢迎作者、读者针对《清流》，发表您的意见、读后感或任何文学话题，字数约800至1000左右。
- (3)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凡刊登于“文学蓓蕾”的作品，都自动被提名参加《文学蓓蕾奖》。每五期颁发一次，分特优奖一名，优秀奖四名。）

注明：☐来稿请注明中英姓名、写稿日期，地址和电话。

☐请自留稿底，恕不退件。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一) “评介，戏剧”请寄良木先生  
132,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二) “小说”请寄紫梦羚先生  
136, Kg. Seba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400 Air Tawar, Perak.
- (三) “散文”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四) “诗歌”请寄黄戈二先生  
23, Jalan Wong Kwai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 (五) “文学蓓蕾”请寄岳衡先生  
79, Jalan Raja Musa Aziz, 30300 Ipoh, Perak.
- (六) “清流·交流”请寄崔冰女士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 ◎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

《清流》季刊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清流》。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20 (4期)

☐ 2年 RM40 (8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勿寄现款。请用邮券(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券上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迓寄： 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清流》助印芳名录

[截至9月15日]

### 常年赞助人

RM30 : 揭桂源 刘泉来  
郑锦圻 梁彩朱  
赖石 方汉婵  
霹雳广东会馆青年团

### 随喜乐捐

RM100 : 张碧华医师



##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份华文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助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

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水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RM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2. 随喜乐捐。

### 《清流》赞助出版费表格

|                                |      |
|--------------------------------|------|
| 姓名：(华)                         | (国)  |
| 团体/商号：(华)                      | (国)  |
| 通讯地址：                          |      |
| 电话：                            |      |
| <input type="checkbox"/> 常年赞助人 | : RM |
| <input type="checkbox"/> 随喜乐捐  | : RM |
| *请在有关之格内划✓                     |      |
| 备注：                            |      |

注：邮券/支票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迳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 诗的捕手

■ 谢伟恩

从这一期起，我将透过《诗中有歌》向读者介绍北马老音乐家蓝草先生的创作。

蓝草先生曾为多位马华诗人的作品谱曲，包括吴岸、田舟、慧适、章钦及费加等。其中以吴岸的诗作占了大部份。

蓝草先生的音乐多以艺术歌曲的形式创作，曲风优雅而自成一格，同时易学易唱。

虽然蓝草先生不是诗人，但是诗却因为他的音乐而广为流传。假如诗人是以笔而让文字拥有生命的保姆，那么蓝草就是那位以琴键而让诗寻获灵魂的捕手。

(下期将为读者介绍蓝草先生的生平。)

D  $\frac{4}{4}$ 

## 汉江

诗：吴岸

曲：蓝草

|| i - 5 6 5 | 3 1 3 1 5 - | 1 3 6 . 3 | 5 6 7 5 - |  
 听 说 今 年 春 到 迟， 光 秃 秃 的 树 枝  
 | 6 7 i . 3 | 7 6 5 1 - | 2 3 #4 5 | 7 6 7 5 - |  
 连 绵 似 延 长 的 面 纱， 轻 罩 你 汉 漠 的 浅 流，  
 | i - 5 5 6 5 | 3 1 3 1 5 - | 1 3 3 6 3 6 | 5 5 3 2 - |  
 但 处 处 枝 桠 已 在 抽 芽， 数 不 尽 嫩 黄 的 芽 眼 儿，  
 | 6 7 i 1 6 | 5 5 3 1 - | 3 0 3 0 3 0 3 0 | 7 6 5 3 - |  
 正 在 寒 风 里 悄 悄 苏 醒。 待 到 来 风 万 里 时，  
 | 2 5 7 2 | 5 7 6 5 - | i - 5 6 5 | 3 1 3 1 5 - |  
 呵 ... ... 汉 江！ 待 到 春 满 人 间 时，  
 | 1 3 6 . 3 | 5 6 7 6 5 | 6 7 i . 3 | 7 6 6 5 1 - |  
 这 千 里 的 红 花 绿 树， 岂 不 把 你 浩 浩 的 春 潮，  
 | 2 . 3 4 7 | 1 - . - ||  
 重 重 掩 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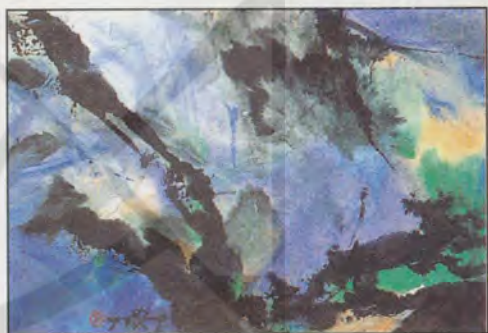
▼ 芦骨的莲花II



自然片刻



雪邦之晨



## 符永刚画家 艺术简历

- 一九四八年生於大马森州芙蓉。
- 一九七一年大马艺术学院毕业。
- 现於吉隆坡从事广告业。
- 符永刚的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天衣无缝的糅合了中西画风，自成一家。



▲ 芦骨的莲花